

海鷗

俄國柴霍甫著
胡隨譯

南芬印書館印

近代名劇譯叢

海鷗

俄國柴霍甫著
胡隨譯

南方印書館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海鷗

每冊實價國幣貳拾元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人 柴 霍 甫

翻譯人 胡 澄

發行人 葉 波

印刷所 重慶南岸敦厚下段六十三號
南方印書館

發行所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南方印書館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關於海鷗的幾句話

蘇聯海鷗劇團。蘇聯海鷗劇團。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蘇聯海鷗劇團。

在觀衆的噓噓聲中閉幕的！

海鷗成了是年批評界中嘲罵的對象！他們所有的傻瓜一齊把它看做「野鳥」，聰明一點的像奧斯特洛夫斯基和蘇伏林，都「漠然視之」。當時的最能叫座的演員林斯基，寫信勸他以後不要寫劇本；他自己也說：「以後，我再也不寫這種劇本，再也不演它了，那怕我活到七百歲！」

排演的時候，他默默地觀看，演員們完全是他平生最痛恨的那一種，劇場連同一切屬於它的在內，也是他平生最痛恨的——演員沒有天才，他們「完全包圍在劇場底「習氣」和「迷信」裏面」（語見「厭聞」）；劇院——「不見得比三四十年前的好」（「厭聞」）。於是，這天秋晚，他坐在台後難過了三小時之後，獨自溜到海灘上徘徊經夜。

我們底俄羅斯是這樣的一個荒謬的醜陋的國家。他對高爾基說的一句話，可以應用在這裏！柴霍甫劇本中最富於詩意的一篇，竟受到這國家的侮辱，作者憂傷地

離開它到德國去了，雖然這是違抗他本心的——他常說自己是最愛俄羅斯的！

兩年後，大導演丹誠可(註一)對他底好友柴霍甫底失敗，感覺到氣憤，也感覺到爲俄國舊劇院羞恥，他幻想着新形式，新手法，新裝備，和史丹尼斯拉夫斯基長談之後，創立了一個俄國也就是全歐洲大陸寫實主義戲劇發展史上有名的「通俗藝術劇院」——後來改稱「莫斯科藝術劇院」。在這裏面訓練了一些新演員，幾十年來統治俄國劇院的腐敗的愚昧的自大的惡習完全革除了——這是俄羅斯的「自由劇場」(註二)(*théâtre libre*)。

在這種情形之下，出演「海鷗」而獲得想像不到的成功，在柴霍甫本人底生命史上，「天才」克服「愚昧」，「新鮮」代替「老朽」的劇院底革命史上，都有着輝煌的決定的意味。下面摘譯一節丹誠可底「往事」，這裏面對着光榮的數小時描述得很詳細。

「十二月三十日，戲院沒有滿座。

「照演員的舞台位置看起來，第一幕演出來就已經夠勇敢的了。照作者底意思：一定要有一條小徑，筆直穿過樸烈演劇的小舞台。幕開的時候，看到的是湖面和月亮，而不是佈景。當然，無論在哪個劇院，一定得在台左或台右擺設一條長凳，給劇中人坐着看戲。可是我們却沿着脚光佈置一條很長的板凳，剛好在提示處前面；凳左一個樹樁，瑪莎將坐在上面。此處，左面還有一條板凳。劇中人就背對着觀眾，一齊坐在上面。因為月亮還在上面……所以這種佈置很可笑……佈景以一種夏夜的生動的情緒，充滿舞台；台上進行的全部生活平凡而音調平常……集成一個諧和的，有生命的合奏。每一個人物反復出現，純潔美麗，而又十分平凡的言語，漸漸吸引觀眾底注意……不再感覺這是戲劇……這是普通人事中的現實生活……」

「最冒險的是麗娜底獨白——『人們，獅子』的那一段，這在聖彼得堡第一次上演引起大笑的獨白……現在在這裏抓住了人們底注意……一場一場發展下去，愈使觀眾對於這些人物感覺到親密……從他們靈魂底深處，激起了對自己的不滿和煩

惱……第一幕幕閉了，發生了一種戲院幾乎數十載難逢的事情：幕關上後——寂靜；台上台下，舞台背後都洋溢著寂靜，一切似乎都已死去……舞台上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斷定第一幕已經失敗了，台下面連一個敢拍掌的都沒有……

「突然，炸彈炸裂似的，震耳的掌聲爆發了……平常，我們在掌聲最熱烈之中，開幕兩三次就算成功了，可是，這一次却連開了六次幕……」

「第三幕演完後，人們都擁抱着哭泣，找不出言語來表示這種極頂的快樂。全齣演完了，顯然地，勝利已經決定了。我走上舞台向觀眾建議打個電報給作者，這時，歡呼聲繼續不斷很大半天。……」

「新的戲劇誕生了！」

二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整個的俄羅斯都喘息在絕望的窒息的「專制」之下。柴霍

甫開始他底文學生涯的前五年，亞歷山大二世由年青的自由主義者，自甘墮入暴君的惡臭中，解放後的農奴被飢餓鞭驅着從田地上跑進城市，城市又遇見這樣的情形；新興的中間階級，自卑於自己底嫩弱，在那些從自己體內將成長的挖墳者底恫嚇下，更加混亂了；地主們鑽在穀倉裏呻吟，悲悼一切失去的……於是，「憂鬱」，「紛亂」，「墮落」和「懶惰」包圍着俄羅斯，她底所有的階層都在悲觀彷徨。

這種氣質在九十年代的知識份子身上，日益加劇了——柴霍甫從文筆底第一觸起，就濡染上了它，漸漸，這柴霍甫式的煩惱爬進了他底體內，以至於他底肺部，埋葬了他底生命。柴霍甫是愛人類的，他恨侯爵夫人那樣把生活系統建立在對人類的憎惡不愛的心理上面，在鄉下，他愛那些最脆弱的也是最可憐的教師們，他對高爾基說過：「假如我有很多的錢，我要為這些鄉村教師們造一所療養所。」為什麼他這樣寵愛他們呢？只要看他對梅非騰用的是一種如何仁慈的目光就明白了，雖然他把梅非騰寫得有點可笑，甚至於送給他的名字是西門·西門諾維契，可是也就正

如果戈理底阿卡基·阿卡基也維契，給生活底瑣碎壓成惹人喜憐的模像了。在城裏，他又愛上了蘇林：「俄羅斯人是奇怪的動物，在年青的時候，他貪饞地用他碰到的一切來充實自己，但過了三十歲以後，除了一種灰色的廢物以外，什麼都沒有留下。」——這是柴霍甫底諷刺，這也是他所專有的諷刺的善意！

那末，柴甫霍恨什麼呢？他恨生活！他在寫給A·S·烏奧林的信裏說：「再沒有比……爲生存底乾燥無味的鬥爭那麼無聊，那麼不是詩的東西。」在這種流水眼似的散文的生活面前，他笑了，他能笑，然而他底笑聲僅僅是對於一幕更深的悲劇的厭惡。在這種生活之下蠕動的人物，一個個走到他底筆下，他寫着他們，並沒有帶着一種果戈理似的把自己當作教師，導師的心理，而的確確，他做了他們底朋友——同樣膽小的只敢在碎片中找尋自己善愛的屈歌靈；瑪莎只敢對屈歌靈或杜思宣洩自己，因爲他們最明白她；同樣的關係也存在於俄羅斯人民和柴霍甫之間。又——他底劇本中找不出像所有的非俄羅斯作家那樣安排着的，矯揉做作若顯若現而

又是主宰人們的「命運」底無禮的烙印；因為他是俄國人，他愛着俄羅斯的質樸與沉痛，所以像高爾基說他的一樣，「他咀咒他那時代的生活，他無慈悲地忠實地給人們刻畫了——一幅陰慘的愚昧的渾沌之中的生活底羞恥和苦悶的圖畫。」莫泊桑底題材大半取自他所最知道的階級——法蘭西北部底農人和巴黎底中間階級；他底近親柴霍甫也是這樣，柴霍甫慣於寫九十年代知識份子底破產，尤其是在兩都生活着的這些人。這些人身上至少在那個時代中是沒有染上英雄色彩的，他們有哈孟雷特底命運，可是沒有哈孟雷特那樣還能考慮猶豫一下的可愛的勇氣；還有比這更能引起觀眾底喜劇的悲感的麼？

託爾斯太有一次在柴霍甫底追問喜不喜歡他底劇本之下，有意無心地說了：「不喜歡；比莎士比亞還要糟呢！」顯然地，這頑固的老頭兒怕在柴霍甫底作品中看見自己！

「海鷗」是柴霍甫在梅里霍夫的莊園上寫的，在那裏，他打着牌，做着一些最不能入詩的事情，鄰居們來來往往，談天又談天。他底鄉居生活真不像一個超凡的天才應有的那樣。他底朋友描述他：「一付傷感的，沉思的面孔，柔軟的親密的談吐，小孩似的害羞，讚美使他畏縮，他底舉止溫雅，事到臨頭却狼狽不堪了。」在這之前幾年他又說到他在鄉居生活中最喜歡的就是釣魚。這一切都反映在這個劇本裏面，這一切顯現在角色身上，「海鷗」先天地被賦與了柴霍甫底的氛圍，這裏面沒有情節，沒有曲折，沒有極端的人物——然而「海鷗」在柴霍甫底一切大小作品中却放了詩的異彩！

屈歌靈和崔樸烈每個人分担了作者底一部份的魂靈。杜思在第一幕終結鼓勵樸烈的一段話，可以說是作者自身體驗過的，當柴霍甫還年青未成名的時候，偉大的

格里哥洛維契曾經用相仿的話寫信來激勵過他。屈歌靈也有人說——像丹誠可就是如此說的——是當時一位小說家波達平果，因為在對女人的關係上面，他們尤其比作者與屈歌靈更酷似得多。從這裏，我們可以替柴霍甫慶幸，他刻畫屈歌靈成功了。屈歌靈引起當時作家界中普遍的狐疑，都疑心柴霍甫在拿他們中間某一個開玩笑。其實，屈歌靈也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却是當時那些崇拜平庸的知識份子中的突進者——作家們底共同的側影。「當那些優伶竭力念着普通的獨白，嘴裏還吹着口哨，渾身還抖索的時候，或者當他們竭力使我相信那同傻子多說話並且愛好口氣的查司基（註三）是很聰明的人的時候，我便從這種劇本裏感到那四十年前所賜予的心驚肉跳的一種壞皮氣。」這不是猛烈針對他母親的諷語，而是「厭聞」中老教授的話——「那些優伶」指的不是崔太太她們是誰呢？崔太太在這個劇本裏面擔當起串演那些帶上絲帽子自以為有天才的劇人的責任了。作者憎惡的是卑俗，最難受的是有了幾百萬財產，一點也不為人類做點事情，崔太太不幸地被作者討厭了，可是柴

霍甫又秉着自己底寬大，在第三幕展開了一幅可敬的花飾飾着母性的聖像的畫軸。柴霍甫對未來的確有着不可動搖的信念，高爾基就因為這一點和他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他說柴霍甫是一個偉大的聰明的很能觀察的人。他恨的是自滿於這卑俗的生活，「民衆們底愚笨是難以克服的，他們不懂在『海鷗』或『萬尼亞舅舅』中的你！」一八九八年十一月高爾基從尼茲尼——諾夫哥羅夫傳給柴霍甫這樣沉摯的友愛的同情。他不成名的時候是一個多餘的人，成了名之後在自己底自我不滿之外，還接受着白癡們底任意污蔑。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生活成了他諷刺的目標，在麗娜身上他裸露出自己底希望。

柴霍甫和他底主人翁們——也就是他本身在各種角度上的面影——都是悲觀主義者，心智上的敗北主義者，懶蟲！然而在他底抒情詩內却使人好笑地插入他底勝利——這樣，他被撕裂了，四十四歲的早年，他底死耗就從國外傳來了。

最後，掉換一個巨人對「莫斯科藝術劇院」讚詞中的幾個字，就成了對這個劇

本再驚也沒有前評語：「莫德芬悲劇劇本」

「假使有這麼一個以前的『劇本』使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去保存和延續的話

驚愕，這就是『海鷗』。」

註一：丹誠阿(V. I. Nemirovich-Danchenko) 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和史氏(Stanislavsky)

註二：自由劇場為安東(Andre Antoine)創立於一八九七年的法國。史氏在他底「我底藝術

生涯」中寫道：「我們事業方針是革命的……在我們為藝術底返老還童的破除迷

信的革命熱誠中，我們向所有的劇院習俗宣戰。」

註三：格里波也朵夫底「聰明誤」中的人物。

前關係，此種關係中最一關係大由……

……

……

……

劇中人物

易玲娜·尼古拉葉芙娜·阿卡丁（崔太太）——女劇人（簡譯名：崔太太，

易玲娜）

康斯坦丁·加立洛維契·崔樸烈——其子，年青人（簡譯名：崔樸烈）

彼得·尼古拉葉維契·蘇林——地底哥哥（簡譯名：蘇林）

麗娜·查哈洛夫娜·查瑞契尼——女郎一個富地主底女兒（簡譯名：查麗娜）

阿發拿色維契·夏姆拉也夫——退休的副官，蘇林底管事（簡譯名：

夏姆拉也夫）

安德烈葉夫娜——其妻（簡譯名：夏奶奶）

瑪莎·西爾其亞·蘇林——其妻（簡譯名：蘇林）

亞列克賽也維契·屈歌靈——文學家（簡譯名：屈歌靈）

去四里路。回去又是四里。我這戲只景在而將之。前線與
間。第一幕開的對。我這戲！我這戲！我這戲！我這戲！我這戲！

豈與同對的。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景的。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的深處伸展開去。現在被一個粗製濫造的，用作私家演戲的舞臺塞斷了：所

（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以這個湖是看不見的。這個小舞台的左右矮樹叢生。有幾張椅子，一張小桌

子。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蘇林莊園土的花園。一條路的花徑。從觀衆前面對着湖。湖邊有花園

梅 爲什麼？（沉思地）我真不懂呀！你身體很好；雖然你父親生活不大寬裕，不過還算過得去。我的生活可比你要苦得多。我一個月才拿二十三個盧布，他們從這裏面還要扣掉些養老金；雖然如此，我還是不穿孝！（他們坐下）

瑪 這不是錢的事情。窮人也可以很快活呀！

梅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可是事實上呢？我有兩個妹妹，母親，小弟弟再加上我，薪水，我才拿二十三個盧布。我們要吃要喝，可不是嗎？一個人，要茶要水

。一個人還要抽烟。太艱難囉！

梅 瑪

（掃視小舞台）戲馬上要開演啦！

是的。查小姐要上台哩！樸烈的劇本。他們倆正在戀愛；今天他們的靈魂，在造成同樣的藝術效果的演出中，要互相結合起來。可是咱們倆，你我的靈魂之間，並沒有一個共同的接觸點。我愛你！我想苦了你，我家裏呆不住。每天我走四里路到這兒，回去又是個四里，從你這兒，我遇着的只是冷而淡之的態度

（註一）我完全明白。我沒有財產，還要養活一大家人……誰願意嫁給一個沒
一個子兒的窮光蛋呢？

瑪 呸，無聊！（嗅一撮鼻烟）你的愛情叫我心動，不過我不能報答你，就是這麼
着！（遞鼻烟壺給他）自己來吧！

梅

我不歡喜這個！（半響）

瑪 天好悶哪！該來場暴風雨了……你老是談些理論，再不然就是錢。你以為再沒
有比窮更不幸的事嗎？可是在我想起來，討飯，穿得破爛都要比……那個……
噫，好一千倍。不過你不會懂的，雖然……（蘇林和崔樸烈自右入）

蘇林

（倚在手杖上）在鄉下，我總覺得不大自在，孩子，而且，當然，我也決不

會習慣的。昨天晚上我十點鐘睡的覺，今早九點鐘才醒。睡了這麼長，頭都快
睡扁啦！（笑）午飯後忽然又磕睡過去了。現在我完全不行！好像還在發囁語

似的。

崔樸烈：是的，你的確應該住在城裏。（看見瑪梅二人）夥計！開演的時候，你們都要請到的，不過現在還不應當來，最好是走開！完全不行！我還要再演幾齣。

蘇（對瑪）：瑪莎！請你告訴你爸爸，吩咐他們把狗鍊子給放了！手狗在叫哩！我

蘇林妹妹昨天晚上又沒有睡着。身體覺得不大自在，並且，當然，再過兩天不

瑪：你自己去說，我不去。請你別對我說。（對梅）：跟我來！（自言）

梅（對樸烈）：那末你要叫我們囉！開幕之前就通知我們好了。（俱出）（幕閉）……

蘇：所以我想狗又要叫一晚上。這怎麼回事！我在鄉下總是不稱心。從前我常常請

蘇：四個禮拜的假！這兒來休息休息等等，可是他們老拿些瑣碎的事來找我麻煩

蘇：所以我在這兒總住不上兩天，就盼着離開了。（笑）我老愛離開這兒……不

蘇：過現在我身居退休之列，事實上也沒地方可去。不管我高興不興，我還是呆

蘇：在這兒！（對樸烈）

瑪哥兒（對樸烈）：樸老爺！咱們去洗澡了！更有一大幫人……（幕閉）

樸（崔樸烈的簡稱）可以！不過，不許超過十分鐘。（看表）驀上就要開演

了。坐命玄調調「」……坐不平日……然而……戲曲……

鴨

是。（出）……

樸

（掃視小舞台）這兒是咱們的戲院。幕，這兒是第二側景，這兒又是第二側

景，那邊還有一空地。什麼佈景都用不着。這兒有的是湖面和地平綫上開關

的风景。咱們準八點半開幕，那時候月亮也該上來了。……

蘇

妙極了！……

樸

萬一麗娜來遲了，那整個的工作就算給毀啦！這個時候，她該早就到了！她父

親和後娘看着她很緊，她出一次門可真不容易，簡直跟從監牢裏逃出來差不多

。（拉正他舅舅的領帶）你的頭髮鬍子亂得很，該去修一修，或者……

蘇

（搔搔鬍子）這是我生命的悲劇。就在我還年青的時候，看上去就好像董鴨那

幾天酒似的，或者……以及其他等等。女人們永遠不會愛我。（坐下）你媽幹

嗎不開心？

不開心？因為她感到厭倦。（坐在他舅舅身傍）她嫉妬！她反對我，反對演戲

，反對我的劇本——因為這裏面有麗娜而沒有她。她沒看過我的劇本。然而她恨它。

蘇（笑）笑話，笑話！

她一想到——就在這個小小的舞台上，要得到成功的還是娜麗，而不是她，她

就生氣。（看錶）我母親是有變態心理的人。不可諱言的，多才多藝，還能看

了一本書流淚，她可以把涅克拉索夫的東西完全背得個爛熟。（註二）當起看護

來，真像個天使。不過誰要在地面前讚美顏色（註三）的話，噢！你得先讚

美她自己再說——你得為她寫，為她辯論，還得非常歡喜她在「茶花女」或者

在「生命之騷動」（註四）中不平凡的演出。然而在鄉下，她的這些麻醉，就一

樣都沒有了，她討厭，她脾氣不好，我們都是她的敵人——我們都不對！還有

呀！她迷信。她怕三根蠟燭（註五），十三這個數目。她吝嗇。她在敖德薩的一家銀行存了七萬盧布——我的的確確曉得——但是誰要問她借幾個錢，她就會哭起來。戲言出於油鹽裏，更無希望更無誠實。謝了戲常常有客人來，全是這各樣。你以為你母親不歡喜你的劇本？你就不樂啦等等。別生氣，你媽崇拜你！（笑）

（撕着）一朵花的花瓣）愛我，不愛我；愛我，不愛我；愛我，不愛我。（笑）你瞧，我媽不愛我。我想她不會愛我的！她要活，要愛，要漂亮；我二十五了，我不斷的使她想起自己已經不年輕了。我不在那兒，她只有三十二歲，可是我一到她就四十三了，就因為這個，她恨我。她也知道我對戲院沒有信心。她愛舞台，她以為自己是在為人羣工作，為神聖的藝術目的而工作，可是在我想起來，現代的戲院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傳統，因襲，守舊了，在人工的光線之下，在三面牆的房間裏邊，那些偉大的天才，神聖藝術的信徒，表演着人們如何的吃，喝，愛，如何的活動，如何的穿衣服。她們想從這些老生常談的句

子裏面，常見的景象中間抽出道憲的成份——渺小的，容易了解的，日常用得着的教訓；這當兒，在千萬種小變化裏面，同樣的一件事在我眼前演了又演！——我只想跑開，就像莫泊桑從意非塔跑開一樣，庸俗把他頭都壓扁了。

蘇 你不能離開舞台過活呀！

樸 我們需要新的表演形式，我們需要新形式，萬一我們得不着這個，我們不如什麼都沒有還好些。（看錶）我愛母親——我非常愛她——可是她過的是無意義的傀儡生活。她老是跟這位文人老爺鬼混；她的名字在報上天天吹大擂——這真叫我厭氣！有時候我想到我母親是一個有名的女劇人，我就很難過。（庸俗的人性的自我意識就使我難過。我想，如果她是個普通的女人，我還會快活些）舅舅，還有比我的處境，更無希望更難堪的嗎？她常常有客人來，全是些名流——藝術家，作家——在他們中間，祇有我是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人。他們對我敷衍一下，只是因為我是我媽的兒子。我是誰？我是什麼人？我進過三年太

學就離開了——離開的原因，用記者們的語說起來是，他們不能負責的。我身無一技之長，自己不名一文，我護照上面說我是個基輔的工匠，你知道爸爸是個基輔的工匠，雖然他也是個成名的劇人。所以末，在她客廳裏，那些藝術家和作家縱然垂青到我，而我，老是從他們的臉上猜出他們在估量我到底有多麼不值錢——我猜到他們的念頭，我感到屈辱……

蘇說起，請你告訴我，這位文人老爺是那一種人，誰都看不出來。他從來不喘氣。

樸他是個有天才的人，好心腸又傷感的人。你瞧，他還有相當的雅哩。他去四十年歲還遠，可是已經很成名而且什麼都很富足了。至於他的作品……我該怎麼說呢？都可愛，有天才，不過……讀了託爾斯泰和左拉之後，你不會再想讀屈歌靈的。

蘇 嗯，孩子，我歡喜作家。有一度我曾經有兩個熱烈的希望：一個是趕快結婚

還有個是做一個作家。然而一樣我都沒有成功。是呵，其實那怕做個小小的作家我也願意。

樸（傾聽）瘦聽見有腳步聲……（抱住舅舅）我不能離開她活着……她那個脚步

聲都是可愛的！我快樂死了。（麗娜進來，他趕快去迎接）我的女神……我的

對（麗娜）你太凶了，你心裏又當個凶人。……（麗娜）……

麗娜（與他地）我沒有遲到……當然我沒有遲到……

樸（吻她的手）當然別當然沒有……（麗娜）……

麗（這天整天，我都沒舒適過。我給吓虎夠了。我怕爸爸不准我來……不過他剛才

已經同後娘掛去了。天是紅的，月亮正在上升，我騎着馬拚命趕。（笑）然而

我樂極了。（熱烈地和蘇林握手）……

蘇（笑）瞧，你眼睛好像哭過似的……嚇，嚇，不對呀！……

麗沒什麼！你瞧我喘得多兇呵！半個鐘點我一定得走。我們得趕快。我不能呆，

「不能！千萬別留我！我父親還不知道我在這兒哩！」

樸 的確是開演的時候了。我們去把他們叫來。

蘇 現在我要走了。（向台右走去，唱着「兩個近衛兵回法國」之歌，環視四周）

對 有一次我唱這個歌：一個副檢察官對我說：「大人！你嗓子真雄壯！接着他想了—想說：就是不大好聽。」（笑着出去）

麗 我的父母不讓我上這兒。他們說這兒那麼江湖氣……他們怕我上台當戲子去……

對 可是我覺得，我好像一隻海鷗似的，給引誘到這個湖邊來……我的心叫你完全佔據了。（左右看看）

樸 就咱們兩個人。

麗 我想那邊有別人吧？

樸 一個人都沒有。（他們接吻）

麗 這是什麼樹？

樸 酒精預備好沒有？硫黃預備好沒有？紅眼睛出來，就該嗅得出一陣硫黃氣味。

（對麗娜）走，都齊全了。你怕不？

麗 噫，怕！你媽不錯——我不怕她——不過還有屈歌靈……我害怕，在他面前表

演——我不好意思……一個有名的作家……他年青吧？

樸 應。十五。

麗 他的小說真是驚人！

樸 （冷冷地）我可不知道。我沒讀過。

麗 你的劇本太難演。裏面一個活的犬物都沒有。

樸 活的人物！一個人表現生活——不應該照它的原樣子，也不應該照它應該的樣

子，而是要照着我們在夢中看見的樣子。

麗 你的劇本動作太少——儘是說白。照我的意思，一個劇本裏面總應該穿插一點

戀愛……（二人走入本舞台背後。夏奶奶和杜恩進）

夏奶奶：天漸漸溼了。回去把套鞋穿上吧。

杜恩：我熱。——

夏：你不保重自己，蹩扭！你是一個大夫，你也明知道溼氣對你身體有害，可是你

要叫我難受；昨天你有意在陽台上坐了兩晚上。

杜：（哼着歌）「不要說青春已逝。」

夏：你一心跟崔太太撩天……你就不管天涼。你說，照直說……你是不是給她迷住

了。

杜：我五十五了。

夏：廢話！一個男人這還不算老。你看上去並沒有那麼大年紀，還可以吊吊女人的

膀子。

杜：聽，那你怎麼看？

夏：你們男人都想去拜倒在女戲子的石榴裙下。你們誰都這樣。

杜（哼着）「我又一次站在你跟前。」如果藝術家在社會上受人歡迎，譬如說，跟商人受到的待遇不同，那也不過是自然之理。這是理想主義。

夏 女人們我老是你戀愛，拖住你的頸子。難道這也是理想主義嗎？

杜（聳聳肩）「噫，女人們對我的態度，好像還有片大道理在裏面哩！其實，她們愛我；主要的原因，不過是因為我是個第一流的名醫。你記得十幾年前，我是這一帶唯一可靠的產科醫生。那時候我也就老是一個老實人。」

夏（抓住他的手）最親愛的！

杜 噓——噓，他們來了。（崔太太和蘇林挽着手，屈歌靈，夏以禮，梅非騰，瑪莎一行數人同進。）

夏以禮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她在波爾塔伐賽會裏，演得真驚人！真可愛！她演得好極了！太太，您知道不？賈丁那個喜劇演員現在在哪兒？他演雷斯布立夫（註六）真好到不可再好了，太太，我敢說，比薩道夫斯基（註七）還好。他現在在

哪兒裏就再不回再來了。太太，拜拜，此謝孟夫洪基（揖）戲說。謝戲亦
 崔 你老是開我些開飛璧地以讓的壓那我怎麼知道？（坐下）雷洪基立夫（指
 禮忠夏以禮節爾稱）十二嘆重（口氣）賈了，現在這種演員是沒有了呀！！太太，戲
 劇事業是江河日下。從前，還有些老台柱，可是現在他們只聽見些小棍兒棒
 林 兒的。翻，出門來了。（崔太太味蕪林許養手，屈想靈，夏以輒，謝非細，張
 甚 現在外埠能用衆的演員誠然少了，可是一般的演技水準總比以前要高得多。
 禮 這我帶那敢同意回家避避當然還是母味的問題。趙錢孫李，各人所喜。（註
 張 心機窺從後走出）張因徐徐是圖報一將前各習。亦請許十幾年前，齊長
 崔 （對其子）孩子文休時候開演裏，我對張育只大戲戲亦裏面聽！其實，戲門
 張 馬上請你耐着點。要，許卦卦的龍子。讓張張亦張戲主謝謝？
 崔 背誦「哈孟雷特」的一段）不強是自然之戲。張是戲主謝。
 林 「呵，哈孟雷特，不要說下去了！」成果謝謝亦亦會土人嬉戲，習成謝，

你叫我的眼睛透進了我的靈魂；

在那裏，我看見那樣黑的無數的斑點，

驅除不掉污穢。」

樸

（背誦哈孟雷特）

「讓我絞你的心，我要這樣，

只要那是用透得進的東西做的。」

（舞台後傳來號角聲）

樸

諸位，咱們開演了！我請諸位留意。（一頓）我開始。（用手杖輕擊着，高聲背誦）呵，你可敬的年邁的陰影，夜間浮遊在這湖面上，撫摩着我們睡去，讓

我們夢着二十萬年以後的事情！

蘇

二十萬年以後，什麼都沒有了。

樸

那末就讓他們把「什麼都沒有」給我們！

霍 隨他們。我們睡了。——

二十萬幕開，看見湖面上的景緻；月亮在地平綫上，水反射着月光；查麗娜混身穿白，坐在一塊大石頭上。

麗人們，獅子，鷹，鷓鴣，有角的鹿，鵝，蜘蛛，水底沉默的魚，海燕，和那些肉眼看不見的生物——一切活着的，一切活着的，一切活着的東西，過完了他們悲慘的一生，都毀滅了。……千百年以來，地上沒有生物產生，這淒涼的月兒徒然地照着。草原上，鸞鷲不再啼了一聲醒過來；菩提林裏，也沒有五月甲蟲的叫聲。寒冷，寒冷，寒冷；空虛，空虛，空虛；恐怖，恐怖，恐怖。（稍停）生物的屍體盡歸塵埃。「永恆的物質」使他們變成石頭，水，雲塊；而所有的靈魂溶合成爲一個。那個世界靈魂就是我——我……在我身上，有着亞歷山大大帝，凱撒，莎士比亞，拿破崙，以及最下等的螞蝗的靈魂。在我身上，人類的意識混合着獸類的本能，我記得一切，一切，一切！在我身上，我一

再的過着每一種生活！（螢火出現）

崔

（低聲地）有點兒頹廢的意味！

樸

（用哀求埋怨的口吻）媽！

麗

我孤獨。一百年間，我開過一次口說話，我的聲音悲淒地在空中迴蕩，沒人聽

見……你，灰白的光，也沒聽我……破曉前汗塞的沼澤把你生了出來；你徘徊

到天明，然而沒有思想，沒有意念，沒有生命的悸動。「永恆的物質」的父親

（笑）魔鬼，恆生命鑽進你的肉體，他便像在石頭裏，在水中那樣，也使你身上

的原子永恆的流轉着，所以你就不斷的在變動。全宇宙沒有一樣東西能長存不

朽的，除了靈魂。（稍停）像一個囚犯給扔進深的空井裏，我不知道我在哪兒

，什麼在等着我。我什麼都看不到，我只知道，在和物質勢力的主體，魔鬼，

作殘酷而長期的鬥爭的時候，我注定了要征服，而且，此後物質和靈魂要在光

輝的和諧中混合起來，宇宙意志的王國就要來到了。可是那是只會慢慢的，一

樸 夠了！閉幕！把幕關上！（頓足）閉幕！（幕閉）對不起！我瞎了眼，沒瞧見

蘇 只許少數幾位優分子寫劇演劇。我侵占了營業專利……我……我……（想說

下去，但只揮揮手，自左出）

崔 他怎麼回事？

蘇 易玲娜！你的確得多考慮一下年青人的虛榮！

崔 我又沒對他說什麼！

蘇 你傷了他的心！

崔 開演之前，他對我說，這是個玩笑，我就把他這個劇本當個玩笑看。

蘇 可是……

崔 現在似乎他寫了一個偉大的作品。怎麼說？他演出這個戲，還拿硫磺來問我們

蘇 並不是當作玩笑，而是當作抗議……他想指示我們該怎麼寫，怎麼演。真越

來越討厭了！這樣不斷的對我攻擊，不停的在人身上下肉似的，你說，誰耐得

住？他真是個虛榮的想入非非的孩子！不曾留神人長土相肉體的，心術，精神，蘇他的意思是想叫你樂一樂。

崔 真的？他幹嗎不選個普通的劇本？叫我們來聽這幾個倒霉的瘋玩意。本來我預備來開玩笑聽聽瘋子，誰知道又是藉口什麼藝術的新形式，新觀點。依我說

，根本不是新形式的問題，實在在的不過是脾氣壞。本當無足笑言。屈 每個人寫的都是自己喜歡的，自己能寫的。

崔 讓他寫他喜歡的去吧！寫他能寫的去吧！只要別來擾我！

杜 天老爺呀！你發怒了！

崔 我不是天老爺——我是一個女人。（點烟）我不發怒——不過我不慣——一個年青人這樣無意義的浪費時間。我並沒想要傷他的心。

梅 沒有一個人有方法把靈魂和物質分開來，就是靈魂它本身也還是物質原子構成的。（激動地，對屈）可是你知道，應該有人寫一個劇本，寫我們苦命的教員

（向左走）呵——撲烈呵！喂！（出）

麗（從舞台後面走出）真不演了，我可以出來了。晚上好！（吻着崔太太和夏奶

奶）

蘇（喝采）真好，真好！

崔（喝采）好噢！我們欽佩你。這樣的態度，這樣可愛的聲音，你的確不能再呆

在鄉下；簡直是罪過。你真有天才。你聽見沒有？你應該上台去。（前向林麗

麗呀，那正是我的夢想！（嘆息）不過不會實現的。

崔誰說的？噢，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屈歌靈先生。

麗呵，久仰……（窘迫不堪地）我常讀您的……

崔（按她坐在他們旁邊）親愛的，別害臊。他名望很大，不過他倒有一顆惇樸的

心。你瞧，他也害臊哩！

杜我想可以把幕開了吧？不大像樣。

禮（高聲地）鳴哥兒，把幕拉開。（幕開）

麗（對屈）這個劇本很古怪，是不？

屈我根本不了解它。不過我還能欣賞它。你演得很逼真。還有背景不錯。（稍停）

麗（那湖裏面有魚哩！）

麗是的。

屈我喜歡釣魚。黃昏，坐在河岸上，盯着釣竿上的浮子，這真沒有再樂的事了！

麗不過我想，領略過創作的樂趣的人，別的事也不會樂的。

崔（笑）別這麼說了吧！人家一對他捧場，他就會楞住的。

禮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在莫斯科的歌劇院，那有名的西爾發唱低音C。好傢伙

！邊箱裏面坐着一位咱們教堂合唱團唱低音的，忽然——你想想我們嚇得真是

！我們聽見邊箱裏叫着「好噢，西爾發！」整整的還要低八度音——像這麼

……（用最低音）「好噢，西爾發！」觀眾們全都大噢一驚。（半響）

杜 沉默的天使掠過我們的頭頂。

麗 該我走的時候了。再見。

崔 上哪兒去？爲什麼這麼早？不許你走！

麗 我爸爸等着我哩！

崔 這傢伙，真是……（吻她）唉，沒有法子！我難過極了。——放你走，我真不痛

快！（死腔，兩聲轟隆隆的樂器聲。）

麗 你要明白我自己也不想走的。……（土，田香從泥土的管子，蓋裏穿來再乘回車！）

崔 小寶寶，派人送你回家好啦。

麗 （恐怖地）呵，不成不成！

蘇 （對她，用懇求的口吻）別走！……（土，田香從泥土的管子，蓋裏穿來不絕。）（蘇對

麗 舅舅，我不能不走！……（蘇不！）

蘇 多呆！一個鐘頭，怎麼樣，事就開。（幕閉）

饒 (想了一會，哭聲地) 不可以！(握手，很快地走出)

崔 她真是個不幸的女孩子。他們說她媽遺留給她父親很多的財產——一絲一毫都

給了她——可是現在這孩子什麼都沒得着，他父親已經做好遺囑，要把所有的

一起給他的填房太太。怪事！怪事！(幕一開，幕合，東西，與幕不暇首語，溫，溫)

杜 對，她父親是個道道地地的混蛋，人家這麼稱呼他，真不冤枉他。

蘇 (擦擦他冰涼的手) 我們也走，天漸漸有露水了。我腿痛。

崔 倒像木頭腿似的，走路都不方便。走，可憐的老頭兒！(挽其手)

禮 (手臂遞給他妻子) 太太？

蘇 我聽見狗又在叫。(對以禮) 請你去吩咐他們把狗鍊子給放開。

禮 不可以，我怕賊溜進倉裏去。我們的玉米在哪兒。(對梅，他正走在他的身邊)

(是的) 整整低個八度音：「好噢！西爾發！」他還不是歌手哩——才不過是

一個教堂合唱團的隊員而已！

(幕出，幕下，幕)

梅 一個合唱團的隊員多少錢薪水？（都出，剩下杜恩）

杜 （獨白）我不懂，也許我根本就不懂，或者就是發傻了，不過我歡喜這個劇本。有點道理！那女孩子說到孤獨的時候，後來魔鬼的眼睛出現的時候，我興奮得很，連手都哆嗦起來了。新奇，有生氣……咳，他來了。我得儘量的去捧捧

他。（對杜恩出聲）太太！

樸 （進）他們都走了。油漆不乾。去，何謂油漆乾！（對其手）

杜 我在這兒。（對其手）快開門去，天漸漸亮起來了。真難辦。

樸 瑪莎在花園裏到處找我，討厭的女人！（對其手）真不該去。

杜 樸烈，我非常非常歡喜你的劇本。這是一個新奇的東西，我還不知道結局怎麼樣，雖然如此，它還是給我一個強烈的印象——你是個有天才的人——你必須努力幹下去。（樸烈熱情地緊握他的手，又衝動地擁抱他）——一絲一毫

杜 咳，這傢伙真是神經質，他眼睛裏有眼淚！我的意見是這樣：你已經在抽象觀

念的領域內，得到了一個主題，這是應該的，因為一件藝術作品應該表現一個偉大的觀念。一件東西定要是認真的，那才會是好的。你臉多蒼白！

樸 你是對我說，叫我努力幹下去麼？

杜 是的……不過只要寫那些重要的永垂不朽的東西。你知道，我有各式各樣的生括經驗，我還享受過生活；我滿足。如果我的命運能讓我——藝術家在創作的一剎那間，他們的靈魂走到了一個怎樣的頂點；我相信，那末我會輕視我的肉體以及一切屬於它的東西；我會盡量的擺脫一切塵世上的俗事！

樸 告訴我，麗娜在哪兒？

杜 還有，一件藝術作品中，應該有一個清楚明確的中心思想。你應該知道你寫作的目的，因為如果你在那條花花綠綠的路上走着，而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那你要迷路的，你的天才就是你的致命傷！

樸 （耐不住地）麗娜在哪兒？

杜 她已經回家了。

樸 (失望) 我怎麼着？我要見她……我一定得要見她……我要走了…… (瑪莎進)

杜 (對樸) 孩子，安靜點！

樸 不過我總歸得走，我要走了。

瑪 樸烈，進來，你媽要你去。她難過得很。

樸 告訴她我已經出去了。我求你——你們兩個——都跟我走開，讓我一個人呆着，別打岔！

杜 來來來，好孩子……你不能這樣……這不是個辦法。

樸 (哭) 大夫，再見！謝謝你…… (出)

杜 (嘆息一聲) 青春！青春！

瑪 人在沒有更好的話可說的時候，他們就說：「青春！青春！」…… (嗅一撮鼻)

烟)

（搶過鼻烟壺，扔進矮樹叢裏）討厭！（稍停）我想他們在屋裏彈鋼琴。我們進去吧。

瑪 等一等。

杜 幹嗎？

瑪 我還要對你講幾句話。我很想談話……（漸興奮）我不理我爸爸……可是我覺

得非同你親近不可。我老是覺得，深深的感覺到，你跟我很接近……救救我！

幫助我，不然我要幹出糊塗事情的，我會玩弄我的生命的，我會毀滅它……我

不能這樣下去……

杜 怎麼回事？怎麼幫助你？

瑪 我不幸極了！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人曉得我是多麼不幸！（頭靠在他的胸上

，溫柔地）我愛撲烈！

杜呀，都有些神經病！好神經質呀，這又是一種什麼戀愛……啊，這個湖的魔力

！（仁慈地）然而，我的孩子，叫我怎麼辦呢？怎麼辦？（幕落）

註一：冷而淡之的態度——俄文本中，梅非騰這一句用了一個雅字：indifferentism 代

替 *randdzie* (= indifference)。

註二：涅克拉索夫 (Nekrasov 1821—1877)。帝俄時代的大詩人。這裏撲烈的意

思是說她母親誇耀自己有顆仁慈的同情心——帝俄的「貴婦人」常愛讀涅克

拉索夫，也就常常為自己造出這類不關痛癢的同情。看前後句更可明白。

註三：愛麗姆諾娜·都色 (Eleonora Dusa 1861—1924)，意大利女劇人，也是全世

界的女劇人中的誇耀，以演伊農雪烏 (D'Annunzio) 之劇本出名。

註四：「生命的騷動」——瑪克也維契 (M. Markevich) 所著，一八八八年改名「俄

爾加·蘭且娃」(Olga Ransova)。於聖彼得堡上演。

註五：三根蠟燭是死亡的預兆；在俄國死者身傍常點三根蠟燭，兩根在頭，一根在脚

• 愛爾蘭也有同樣的迷信。

註六：雷斯布立夫是蘇何佛·可比林（Sukhve Kobrin）的劇本「克列琴斯基的婚禮」

「的中一個人物。

註七：薩道夫斯基（Sadovsky），莫斯科的大演員，死於一八七二年。

註八：D. guseibus aut bene out nihil——直譯應為「嗜好是好好可壞的。」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一幕

玩木毬球的草地上。右後邊是一幢有大陽台的房子；左邊可以看見湖面，陽光在裏面反射得耀眼。

花壇裏邊種着花。中午。炎熱。草地的一邊，崔太太，杜思，和瑪莎在一顆老菩提樹的樹蔭下，一張花園面的椅子上坐着。杜大夫的膝上攤着一本書。

崔 (對瑪莎) 來，我們站起來。(俱立起) 我們來挨着站着。你二十二歲，我，差不多有你兩倍那麼大。杜大夫，你說，看起來那一個年輕些？

杜 那當然是你囉！

崔 你瞧瞧，爲怎麼會呢？因爲我工作，我覺得我老是在前進，你，你却老是停在

原來的地方，簡直沒有一點生氣……我的規律是——永遠不要看到將來。我從不想什麼「老了」或者「死了」。要怎麼樣，總歸是怎麼樣。

瑪：可是我覺得，我好像已經生出來很多很多年了；我拖着我的生命漫漫長長的像一列無止盡的火車……常常，我連一點極微小的想活下去的欲望都沒有。（坐下）當然，這些都無聊！我要振作一下，把它一起擺脫掉。

杜（靜靜地哼）「告訴她，我的花兒嘍。」

而且，我還像英國人那樣絲毫不苟。親愛的，他們都說，我約束我自己；我常常把衣服、頭髮整理得規規矩矩的。走出屋子，走進花園，穿件便衣，頭髮也不梳好，可以嗎？我能叫自己這樣嗎？絕對不可以！為什麼我會紅顏長駐呢？因為我從不願做一個不三不四的婆娘，我從不像有些女人那樣放縱自己……（叉着腰在草地上徘徊）瞧，我像一隻小鳥兒一樣活潑。我還能扮演一個十五歲的姑娘哩！

杜

可是，我還是讀下去吧。（拿起那一本書來）我們是在米商和耗子那兒打斷了……

崔

是讀到耗子那兒。念吧。（坐下）還是給我，讓我來念。應該輪到我了。（拿起書來看）耗子……這兒……（讀）「當然，社會上人的引誘，拉攏小說家，

是像米商把耗子養在倉庫一樣的危險。可是，他們還是愛他們。於是，當一個女人選出一個她想俘虜的作家，她就用恭維，諂媚和恩寵的手段去包圍他……

「嗯，法國人也許是這樣，不過我們可大不相同，我們沒有呆板的規則。在我們中間，一個女人要俘虜一個作家，在未下手之前，她通常總是閉着眼睛，很鹵莽的陷進情網。不說別的，就拿屈歌靈和我而論吧……」（蘇林入，扶着拐杖，麗娜伴着他；梅非騰在後面推進一輛空的病車）

（用對小孩那樣溫柔的口吻）是嗎？咱們多樂啊？是不？咱們今天到底還是樂起來了！（對其妹）真快活！咱們的父親和後娘已經上特威爾去啦！我們來痛

快的過三整天吧！

麗

（坐在崔太太旁邊，擁抱她）我多高興呀！我現在是你的了。

蘇

（坐進他的病車）今天她看起來真像個美人。

崔

打扮得又美，人又有趣。……真是個好姑娘。（吻麗娜）不過我們不敢過分恭

維你，我們怕惡運降臨。歌靈呢？

麗

他在洗澡間，釣魚哩！

崔

我真奇怪他怎麼還不厭！（預備讀下去。）

麗

什麼書？

崔

莫泊桑的「水上」（註一），親愛的。（自己又念了幾行）呃，下面沒意思，不

真實。（闕上書）我不大舒服。告訴我，我那兒子有什麼蹩扭？他幹嗎這麼憂

鬱，脾氣不好？他整天就呆在湖上，我難得瞧見他。

瑪

他心裏難受。（對麗娜，胆怯地）請念點他的劇本給我們聽！

麗 (聳肩) 你歡喜這個劇本？這多麼沒意思！

瑪 (抑制熱情) 他自己讀起來，他的眼睛就閃着光，他的臉灰白。他有一付哀怨

的好嗓子，還有詩人的姿態。(蘇林的鼾聲)

杜 晚安！

崔 哥哥！

蘇 呢？

崔 睡着了嗎？

蘇 一點都沒有。(頓)

崔 你太不注意自己的身體；哥哥，這樣不對。

蘇 我很想吃點什麼，可是醫生一點什麼都不給我。

杜 六十歲，吃藥！

蘇 就是六十歲，一個人還是要活呀！

杜 (因惱地) 好吧，來點 Valerian 吧！

崔 我以為他最好是上溫泉去玩玩。

杜 噯，他可以去，他也可以去。

崔 這怎麼講？

杜 沒什麼可講的。這是顯而易見的。(半嚮)

梅 舅舅應當戒煙。

蘇 廢話。

杜 不是，並不是廢話。煙酒最傷害人性。一枝煙或者一杯酒下肚，你就不再是蘇林，而是蘇林加上某一個人了。你的自我意識就會散亂，你覺得對自己就像對一個第三者一樣。

蘇 (笑) 你演說得多漂亮！您過過您的生活，可是我呢？我在司法院裏混了十八年，然而我還等於沒有活過，事實上我是什麼都沒有瞧見，什麼也沒做；當

然，我非常想多多生活一點！你是已經夠了的，你不在乎，所以囉，你想過得
像個哲學家，不過我要生活！於是，我吃飯的時候來這麼一杯酒，抽一點煙，
等等。就是這麼着。

杜 一個人應該把生活看嚴肅一點。六十歲過去醫病，還要後悔年青的時候沒享受
得夠，這多沒價值！我這麼說，請原諒我！

瑪 (起立) 該是吃飯的時候了。(用懶懶的，遲滯的脚步走着) 我的腿腫着了。

(出)

杜 飯前她要去喝兩杯。

蘇 她沒有人生的樂趣，可憐的傢伙！

杜 大人，廢話。

蘇 你說話倒像個一切都滿足了的人。

崔 啊，什麼再會比這可愛的鄉村的煩悶更討厭的呢？熱，靜，沒一個人做事，個

個都想發表自己的理論……朋友們，跟你們在一起，聽你們的，真好真有趣，不過……上旅館去隨便開個房間，坐在那練練自己的戲詞，那還要好得多哩！

麗（熱情地）一點不錯！我懂你的。

蘇當然，城裏是好得多。你坐在你書房裏，底下人不准一個人不經通報就闖進來，還有一座電話……街上又有馬車，等等……

杜（哼）「告訴她，我的花兒喇！」（夏以禮進，其後夏奶奶）

禮都在這兒！早！（吻崔太太的手，然後吻麗娜的）您身體好，我又瞧見了您真高興！（對崔）我老伴告訴我，您今天準備同她一塊兒坐車進城去。是不？太太。

崔是的，我們正這麼想。

夏哼！很好，不過你們怎麼去呢？太太！今天他們都趕車裝麥子去了；什麼人都在做工。請問一聲，你們要什麼馬？

崔 什麼馬？我怎麼說得出要哪一匹？

蘇 我們有拉車的馬呀！

禮 (漸生氣) 拉車的馬？我上哪兒去給牠們脖子上找套兒？我上哪兒去找套兒？

真是怪事！我有些莫明其妙了！太太，對不起，您的表演天才我是非常欽佩的；我寧願短十年陽壽給您，可是我不能替你們弄到馬。

崔 可是我非去不可！這才怪哩！

禮 太太，您不懂農家的事情。

崔 (發火) 這話都快講爛了！當真這樣，那我今天就回莫斯科。下去吩咐他們到鎮上去，跟我租馬，不然，我就走到車站。

禮 (發火) 那末，我辭職好了，您另外找個管事吧。(出)

崔 每年都是這樣；每年夏天我在這兒都要受侮辱！我再也不踏上這兒來了。(自左出，那裏假設着有一間洗澡間，一會兒之後可以看見她進屋去，屈歌靈跟着

她，帶着釣魚竿，用具，和一個提桶）

蘇（發火）簡直無禮！太不像話了。我就討厭這個。立刻把馬全數送來！

麗（對夏奶奶）冒犯有名的女劇人易玲娜！她的每一個願望，甚至於每一個妄想，都要比你們這些什麼農事重要得多。這真是絕對想不到的！

夏（絕望地）我能做什麼呢？請你設身處地的想一想，我能做什麼？

蘇（對麗娜）我們上我妹妹那兒去！我們去勸勸她別走，是不？（望着夏以禮去的方向）好像伙！混蛋！

麗（止住他站起來）別動，還是坐着。我們推你進去。（她和梅推車）唉，真討厭！

蘇（是呵，是呵，討厭！不過他不能走，我要當面對他說。）他們出；杜大夫和夏奶奶留在台上）

杜人們都煩啦！你男人應該開消就算了，可是結果一定是老太婆蘇林和他妹妹請

求人家原諒。你聽吧！

夏 他把拉車的馬也送到口裏去了！而且每天這種莫明其妙的事可真不少。你要聽得這叫我多不痛快！把人都吵病了；瞧，我哆嗦得多兇……他的粗暴，我受不了。（用哀求的口吻）大夫，最親愛的，我寶貝，我的心肝，讓我挨近你；我們的時間過去了，我們已經不年輕了，我們一世人快做完的時候，無論如何總不應該再隱瞞，再說謊了吧……（稍停）

杜 我五十五了，要改變我的生活嫌太晚得點。

夏 我明白，你拒絕我，那是因為有別的女人也在對你很慇懃。你沒有辦法把她們都搬來和你住在一起。我明白。原諒我，你嫌我啦！（麗娜在房子邊出現，探着花）

杜 不，不怎麼！

夏 我嫉妒得快死了。當然你是個大夫，你躲不開女人。我明白。

杜 (對麗娜，她走近他們) 事情怎麼啦？

麗 易玲娜在哭，舅舅氣喘病又犯了。

杜 (站起來) 我最好是去一下，給他們幾滴 Valerian。

麗 (把花給他) 給你！

杜 謝謝你！(註二)(向房子走去)

夏 (同走) 多可愛的花！(走近房子，用一種窒息似的聲音) 花給我！給我這些

花！(接過來撕得粉碎扔掉；兩個都進去了)

麗 (獨白：) 多奇怪！看見一個有名的女劇人哭，而且是爲了這麼小的事情！不

夠怪的麼？一個有名的作家，被人崇拜，所有的報紙都提到，他的照片到處在賣，他的作品翻譯成幾國文字——而他自己，却成天釣魚，釣着兩條就高興得不得了。我以前總以爲名人都很驕傲，不可親近，他們輕視普通人，彷彿仗着名勢向那些把身分財產看得比什麼都重的人報復。然而，在這兒，他們哭，他

們釣魚，打牌，笑，生氣，就像別人一樣！

樸（不戴帽進來，帶着一根鎗，一隻死海鷗）你一個人嗎？

麗是的。（樸烈把海鷗放在她的腳下）

麗這什麼意思？

樸我是這麼殘酷，今天把這隻鳥打死了。我把它放在你腳下。

麗你這怎麼回事？（提起鳥來看）

樸（半響）不久我要這樣打死我自己。

麗你變了！我簡直認不得你了。

樸對了，就是從那天我認不得你的時候起的。你對我，也變了，你的目光冰冷，

我一到，你就不自在。

麗你近來很容易生氣，你用種種叫人不懂的象徵來表白你自己。我猜，這隻鳥也是象徵之一，不過請你原諒，我不懂。（把海鷗放在椅子上）我太簡單，不能

了解你。

撲

這是從那天晚上開始的，那天我的劇本那樣笨拙的收到惡果。女人永遠不會饒

恕失敗。我已經把它完全燒去，每一段每一片，希望你能了解我的不幸！你越

來越對我冷淡——多可怕，多不可思議，就好像我一覺醒來，忽然發覺這個湖

已經乾了，已經沉到地底下去了。你剛才說你太簡單不能了解我。唉，又有什

麼要了解的呢？我的劇本不受歡迎，你輕視我的靈感，你已經把我當做一個普

普通庸庸碌碌，像別人一樣的人……（頓足）我完全清楚，我真明白！我覺

得，我腦袋裏面似乎有根釘子，但願魔鬼把這根釘子連同我的虛榮心一起給去

掉了，我的虛榮心是在吸着我的生命，像一條蛇似的吮吸它……（瞧見屈歌靈

進來，看着一本筆記簿）瞧，來了！一個真正的天才，走路就像哈孟雷特，也拿

着一本本子。（模仿地）「字句，字句，字句。」……太陽還沒有降臨到你身

上，你已經在哭了，你的目光溶化在它的光輝裏面了。我不來妨礙你。（很快

地走出)

屈 (在他小本子上寫着) 嗅鼻煙，喝伏特加。永遠穿着黑衣服。校長愛她。……

麗 屈先生，早！

屈 早！環境這樣出人意料的神變，也許我們今天就要走。我們再要見面恐怕不容易了。我很難過。我不大常有機會遇見年輕的女孩子——年青的貌美的；我忘了一個人在十八九歲的時候想些什麼，我也捏造不出來，所以年青的女孩子在我的故事和小說裏面往往是虛構的。我願意處在你的地位，只要一個鐘點，來發掘你所想的，和你整個一個人是哪一種人。

麗 我也願意處在你的地位。

屈 爲什麼？

麗 可以知道做了一個成名的天才作家，是怎麼種味道。有名的人有什麼感覺，成了名，你有什麼感想？

屈 什麼感想？我相信什麼感想都沒有。我根本就沒想過。（想了一會）也許是這

麼回事：不是你誇大了我的名聲，那就是名聲根本不會造成什麼感覺。

麗 不過，如果你在報上讀到關於你的消息的話？

屈 他們讚美我的時候，我高興；他們罵我時候，我一氣就是一兩天。

麗 多古怪的世界！希望你能知道我是多麼羨慕你！一個人的命運多不同呀！有些人僅僅只能挨過他們枯燥無味，無聲無嗅的日子，他們彼此都很相像，他們也都不幸；可是有的人呢？——就譬如你吧——一百萬人裏面就你一個，過着有意義的，光明的，舉足輕重的生活。你是天之驕子！

屈 我？（聳肩）哼……你說到名聲、幸福，說到光明有意義的生活，可是對於我

——對不住我得這樣說——這些漂亮的字眼，恰好像一塊我絕對嘗不着的糖樣

。你很年青，很溫存。

麗 你的生活很榮耀！

屈

這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呢？（看錶）馬上我要去寫了。對不住，我不能奉陪了：

……（哭）你這是——說句俗話——你這是挑着癩子的瘡疤了。（註三）現在我要

惱啦，我真有點生氣。不過咱們撩撩天也好。我們可以談談我的榮耀的，光明的生活……那末，我們從哪兒說起呢？（想了一會兒）一個人，當他朝朝晚晚

的想——譬如說吧——不想別的，就單想這個月亮，那就會發生成見這一類東

西了。我就正有着這麼個月亮。成天成夜，就有一個固執的思想時常在我腦中出沒。就是：我應當去寫，我應當去寫，我應當……我還沒寫完一個小說，爲了某些緣故，我又去開始了另外的一個，跟着又第三個、第三個之後又是第四個。我無止無休的寫，很快的又寄出去，並且我還不會換個方法寫。請問，這有什麼榮耀，又有什麼光明呢？呵，這真是一個可笑的生活？現在我和你在一塊兒，我很興奮，可是，每一分鐘我仍舊想起，我未完成的小說在等着我。這兒，我瞧見一片雲——像架大鋼琴。我就想哪，我得把它放進一篇故事的什麼

地方去，說是有一片雲飄過去像架大鋼琴。來了一陣向日葵的香氣。我趕快記錄下來：一陣憔悴的香氣，一朵寡婦似的花，描寫一個夏天的黃昏可以用到。你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我都得記憶下來，還要很快的放進我的文學寶庫裏面去——將來也許用得着！我一寫完，就逃進戲院裏，或者去釣魚；我想在那兒休息，忘記我自己。可是不成，我腦子裏又來了個新主題在盤旋，像一顆重的鐵砲彈似的！我又給抓到寫字台邊去，又得趕快繼續寫，寫。而且老是這樣，永遠這樣。我從我自己這兒得不着休息，我覺得我在蠶食我自己的生命，爲了把蜜給人家的緣故，我從我最好的花朵裏採取花粉，狠狠的撕碎這些花朵，又在花根上重重的踹！別以爲我瘋了！我的朋友和我所認識的人，還把我當一個神智清楚的人嗎？「你現在在亂塗些什麼？（註四）你打算給我們的作品是什麼？」這老調子彈了又彈，其實我以爲，我朋友的評論，他們的讚美，他們的熱心，完完全全是一個詭計！他們都把我當一個廢人樣的玩，我老是有些怕

他們從後面悄悄的跑上來，追着我，一把逮住，把我帶走，闖進瘋人院裏面去。在那幾年，在我青春中最好的日子，我開始了我的寫作生涯，我的寫作真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苦刑！一個小作家，特別是在他不成名的時候，他覺得他自己似乎是傻瓜，懦夫，一個多餘的人；他的神經拉成怪樣兒，而且還刺激過甚。他不能不跟着那些和文學，藝術等等有關係的人屁股後面跑；誰都不認識他，不注意他，他不敢正視任何人，他那時候就像一個沒錢的狂熱的賭鬼一樣。我沒見過我的讀者，不過爲了某些緣故，我老愛把他們想成含有敵意的，不忠實的人。我怕羣衆，它使我驚慌；我要演出我第一個劇本的時候，我常常覺得所有的傻瓜都含有敵意，所有的聰明人都漠然視之。呵，這多麼可怕！這多麼痛苦呀？

麗 不過，靈感和創作的過程，大概一定能夠給你片刻的得意吧？

屈 是的，我寫的時候，我享受着快樂。我喜歡讀我的校樣，然而……只要它一印

出來之後，我立刻受不了了，我發覺它完全不對，簡直是錯誤，我真不應該把它寫起來，我看着我生氣討厭……（笑）於是大家讀着它，還說：「是呀！很好，不錯。很好，不過遠趕不上託爾斯泰。」或者說：「還不壞，不過屠格涅夫的『父與子』還好些。」一直到我臨死的那一天，都會是這樣，僅僅很好，不錯，很好，不錯——一點多的都沒有。並且我死了之後，我的朋友們走過我的墳前，就要說：「這兒睡的是屈歌靈。他是一個很好的作家，不過趕不上屠格涅夫。」

麗

原諒我，我了解不了你。你完全是給成功毀了。

屈

什麼成功？我從來就不歡喜我自己；我厭惡我自己的作品。而最壞的就是我現在害了一種瘋病，常常不懂我在寫什麼。我愛這兒的這片水，樹木，天。我覺得自然，它在我內心裏激起一個熱烈的，抵抗不了的寫作慾望。然而我不光是一個單純的風景畫畫家，我還是一個普通人。我愛我的祖國，我的人民；我覺

得只要我是一個作家，我的責任就是寫這些人民，寫他們的苦難，他們的未來；還要談談科學和人權等等；我要寫每一件事情。我老是慌慌張張的，他們從四面八方用鞭子趕我，和我鬧脾氣；我從這邊衝到那邊，從那邊又衝到這邊，像一隻狐狸，給獵狗圍住了一樣。我瞧見生活和文明不斷的，一天一天離開我遠去，我落在老遠老遠的後面，就活像個趕不上火車的農人。結果麼？我就覺得我只能描寫描寫風景，別的事情，我完完全是虛構的。

麗

你工作過度了，你沒有時間，也沒有欲望來估量估量你自己的重要性。你也許不滿意你自己，可是在別人看來，你很偉大榮耀！我要是一個像你一樣的作家的話，我要把我整個的生命交給大眾；可是我要曉得，他們能提高到跟我一樣的水準，那在他們再快樂也沒有的事；而他們，就要把自己套上我的戰車！

屈

我的戰車，幹嗎的？我是阿格孟楞（註五）之流的人嗎？（俱笑）

麗 做了一個藝術家或者是作家之後，爲了這種幸福，我準備去忍受窮困，失望，

以及我四週的人的厭惡；我要住在一間閣樓上面，天天只吃些黑麵包，我要忍受對自我的不滿以及對自己缺點的認識，不過我得有代價——我要名聲——真正的盛名……（用手遮住臉）頭都鬧昏了……呵噫！（屋子裏邊傳出崔太太的聲音）

崔 歌靈，屈先生！

屈 他們至賊我。我猜是打行李。不過我不想離開這兒。（環視湖水）你瞧瞧，多美呵！可愛極了！

麗 你瞧見沒有？湖那邊的房子和花園。

屈 瞧見的。

麗 那房子是我親愛的媽媽的。我就生在那兒。我在這湖邊消磨了一生，這裏的每一塊小島嶼都熟悉。

屈 這兒真好！（瞧見海鷗）這又是什麼？

麗 一隻海鷗。撲烈打下來的。

屈 美麗的鳥兒。我真不想走了。我去勸勸崔太太別走看看。（在他的小本上寫了

一段）

厲 你在寫什麼？

屈 呵，一段雜記而已。忽然我想到一個主題。（放開筆記本）一篇小說的主題：

一個年青的女孩子，像你一樣，在一個湖旁邊住了一輩子；她像一隻海鷗似的愛着這個湖，也像一隻海鷗似的自由愉快。可是，偶然的來了一個人瞧見她，

他沒什麼事可做，就把她毀了，像這隻海鷗一樣。（稍停）（崔太太在窗口出

現）

崔 歌靈，你在哪兒？

屈 我來了。（走，回頭望望麗娜，對窗口的崔太太）幹嗎？

崔 不走了！（屈歌靈走進房子）

麗

(走至腳燈處；沉思片刻)「一個夢呵！(幕落)」

註一：水上 (Sur l'eau)，一八八七年莫泊桑所著的紀行文。

註二：Merci bien。

註三：原文為「你踩着我的雞眼了」。

註四：亂塗 *writing at popisvat*——「個帶點縮小的意味的動詞，意思是說屈歌靈

底寫作是「玩玩而已」的。

註五：出自荷馬的 *Iliad*，為斯巴達王 *Menelaus* 之弟，與其兄分帥兵馬圍攻 *Troy*。

第二幕

蘇林寓所內的餐室。左右數門。一座壁櫥。一座藥櫥。房間中央一張桌子。一個旅行包，幾個帽盒，顯出準備動身的樣子。屈歌靈正在吃飯；瑪莎站在桌傍。

瑪 你是一個作家，所以把這件事的一切情形都告訴你。你可以採用它。說句老實話——如果他傷得很重的話，我也不想再多活一分鐘了。不過到底我還相當有勇氣。我可以下個決心，把這個愛情從我心裏面拔出來，連根拔起！

屈 你預備怎麼樣做呢？

瑪 我去嫁人，嫁給梅非騰。

屈 校長嗎？

瑪 是的。

屈 我不懂這是什麼用意。

瑪 沒有希望的愛着，整年整月的期待着什麼……可是只要我一嫁了人，就不會再有多的時間來戀愛，新的心事會把所有的舊情舊義平伏下去的。而且，你知道不管怎麼樣，總會變動一下。我們再來點吧？

屈 別太多了。

瑪 好，來吧！（注滿兩杯酒）不要這樣盯着我！女人往往會喝得比你想像的多。祇有少數的女人像我那樣公然喝酒，大部分都是偷偷的喝。對啦！永遠是伏特加或者白蘭地。（碰杯）一路平安！你是好心腸的人，離開你，我難過得很。

（他們喝酒）

屈 我自己並不願意走。

瑪 你應當求她呆下來。

屈 不成，她現在不肯呆下來。她的兒子光做些復事。起初，他用鎗打他自己，現在他們又說，他要挑我決鬥。究竟爲什麼呢？他大發脾氣，鼻子裏哼哼的，宣傳他的藝術新形式……其實，大家都有活動地盤——新的也好，老的也好——吵它幹嗎？

瑪 哦，這兒也有嫉妒。不過與我無干。（半響。鴨哥兒提一旅行包，由右至左橫過台面。麗娜進，站在窗傍）

瑪 我的校長沒什麼大不了的地方，不過是個好人，他窮，他非常愛我。我爲他傷心，我也爲他的老母親傷心。好，讓我來敬你一杯——幸福無疆！別念着我的壞處。（熱情的和他握手）你對我的友誼的關懷，我非常感激。把你的書，送我幾本，別忘了還要在上面寫幾個字。可是別寫什麼「給我所尊敬的友人」，只要簡簡單單寫「給那個一生無處寄託、無所目的的廿二歲的瑪莎」再會。

麗 （拳頭捏着向屈伸出手）單數？雙數？

屈
變數。

麗（嘆了一口氣）錯啦！我手裏才一顆豆子。我是來起個課的——看還是上台好。這是不上台好。我希望人家來指教我！

屈 這種事別人不好說話。（半響）

麗 我們就要分別了……也許我們再見不着面了。你願不願意把這個牌子拿去做個紀念品？我把你的名字刻在上面了。……那一面是你的書的名字——「晝與夜」。

屈 精巧極了！（吻着那塊牌子，）一個多美的禮品呵！

麗 別忘了我！

屈 不會的。我要常常念着你，一個晴天——記得嗎？——一星期前，那時候，你穿着一件漂亮的衣服……我們談着。……椅子上躺着一隻白的海鷗。

麗（沉思地）是的，一隻海鷗。（略停）不能再談了，有人來了……我求你，你

走之前再給我兩分鐘時間……（從左出，同時，崔太太，蘇林市，穿着一件上面佩着勳章的燕尾服，後面鴨哥兒揹着行李，自右入）白丁，你引路到……
崔 老頭兒，呆在家裏麼！害風溼病，別出去亂竄。（對屈）方才出去的是誰！麗娜嗎？

屈 是的。

崔 對不住，來打擾了你們。（坐下）我想什麼東西都打好了吧！累死啦！

屈 （念牌子上面的字）「晝與夜，一百二十一頁，第十一十二行。」

鴨 （清理桌上）先生，要不要我把你的釣魚的東西包紮好？

屈 可以，我還需要它。你可以把鉤子拿走。

鴨 是，先生。

屈 （自言自語）「一百二十一頁，第十一十二行。這兩行寫的是什麼？」（對崔）這屋裏有我的書沒有？

崑 (憤慨) 哥哥！(慰慰) 哥哥！(高興) 來入和，對課，不幹了！(對蘇

蘇 叫我不怎麼說？沒有別的意思哩！很容易相信的，直講在等以，又有幾錢呢，在在

離下，野地方，沒有錢，沒有勢，也沒有未來。他沒有事做。他恥於懶惰，他

崑 最怕懶惰。我非愛他小福同我進這裡來，可事非他這懶惰他這在在這裏是

不餘的這是一個人窮親戚，真是一條寄生蟲。這這來石哪據說這是白會……

崑 帶他是我心上的大塊石頭！(得意地) 也許他應該進機關做事，弄土面，幾只次

蘇 蘇(嘆口氣，猶豫地) 我想最好是……給他幾個錢。第二天，他應該穿得像個人

崑 (樣，以及其他等等。跑進跑出的三年，老是那麼一件衣服，他連一件外衣都沒

着人……(笑) 讓他小小的樂一下，也沒有多大關係——出國去，或者其他……

崑 (這也花費不了多少呀！賺要四，四謝拜。拜謝……) 崑(一躍謝謝大衣白

崑 不過總之……嗯，我可以跟他添幾件衣服，不過至於出國的話……不成，現在

這一時，我還不能跟他製衣服呢。(堅決地) 我沒有錢！(蘇林笑了) 我沒有

蘇 錢！錢！錢！……
蘇 (吹口哨) 不錯！不錯！親愛的，別惱我。我相信你……你是一個慷慨大方的

女人。(笑) 謝謝小小的樂……

崔 (哭) 我沒有錢！……

蘇 我要有錢，當然我自己要給他點，不過我是沒有，一個大子兒都沒有。(笑)

我的大總管把我的養老金一起拿去了，全花在田地，牲口和蜜蜂上面；錢用光

了。蜜蜂，蜜蜂死了；牛，牛死了；他們還老不把馬給我……

是的，我有幾文，可是你瞧，我是個女戲子。單單我的服裝服飾就夠叫我破產

的了。……

蘇 你是仁慈的好人……我曾敬你……不過我現在又有點不妙啦！(跌撞地) 我

頭暈。(緊抓鼻子) 我覺得不舒服，以及其他等等。

崔 (驚叫) 哥哥！(想扶住他) 哥哥！(高叫) 來人呀，快點，不得了！(撲烈

頭上裹着繃帶，和梅非騰入）他暈了！

蘇 沒關係，很好，很好！（笑，喝水）沒事了……以及其他等等。

梅 （對其母）媽，別害怕，並不嚴重。舅舅現在常發這個病。（對其舅）您瞧吧

舅舅，舅舅！

蘇 是的，我要睡一會兒……不過總之我還是想進城去。等我睡一會再動身……這

坐 很平常。（扶着手杖出）

梅 （遞給一隻手臂過去）有一個謎語說：早晨四隻腳，中午兩隻腳，晚上三隻腳

……

蘇 （笑）對了。半夜裏就四脚朝天。謝謝你，我自己能走……

梅 來吧！不用客氣！（伴蘇自右出）

崔 真把我嚇死了！

樸 住在鄉下對他不大適宜，他悶得很。媽，你要願意慷慨一下的話，借給他一千

對 許五或者兩千塊錢，讓他好在城裏過一年。

崔琳 我沒有錢，我是個女戲子，不是翻銀行家。（半響不語）

樸 琳媽，把我繃帶給換，您包起來真舒服，我自個去……

崔 （從藥櫥裏取出碘酒和紗布匣子）大夫還沒有來。

樸 琳他說十點鐘來的，現在已經中午了。……

崔 坐下。（解下繃帶）你倒像個印度阿三，昨天一個生客在廚房裏問你是那一國

人。呵，差不多好了。現在就只有這麼一點點疼。（吻其頭）我走了，請你再別

洩氣，好吧？

樸 琳可以，媽。那不過是一時的失意，那時候我克制不住自己了。以後再不會發生

的。（吻她的手）您的手多麼靈活呀！我記得，很久以前，您在帝國劇院演戲

——那時候，我還很小，我有一回，咱們院子裏打架，那們住在那兒的洗衣服的

女人給打得很兇。您記不記得？她抬走的時候，已經沒有知覺了……您照料她

！醫治她，在一個澡盆裏跟她的小孩洗澡。您記得嗎？

崔 記不得了。（裹上一條新繡帶）

樸 那地方還住着兩個歌舞團的舞女……她們常常來看你，來喝咖啡……

崔 這我倒記得。

樸 她們都信神。（半嚮）最近這幾天，我還是非常愛您，完全和我小時候一樣。

我現在只有您一個親人了。媽，不過您爲什麼要受那個人的操縱呢？

崔 樸兒，你不了解他。他是個很高貴的人……

樸 不過，人家告訴他，我要同他決鬥的時候，他那個高貴的品格，並沒有阻止他

臨陣脫逃呀！他溜了，不要臉！

崔 胡說！是我叫他走的。

樸 一個很高貴的人！現在您和我在這兒幾乎爲他吵架，也許就在這一會兒，他在

客廳裏，或者在花園裏笑我們哩！在那兒改造麗娜，在想說服她，叫她相信他

是一個天才。

崔 你似乎是很高興對我說這些叫人不開心的事。我尊敬這個人——求你別當我面

說他壞話！

樸 我可不尊敬他。你叫我也把他想成一個天才；抱歉之至，我不會說謊，他的書

叫我頭痛。

崔 這是嫉妬。這種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光有野心，沒有天才，而還要攻擊人

家真正的天才。當然，這樣做可以暢快些。

樸 (諷刺地) 真正的天才！(盛怒地) 如果當真說起來，那末我的天才比你們這

些傢伙加在一塊還要多！(撕下頭上的繃帶) 你們，用你們的腐敗的陳例，盤

據着藝術領域內的最高位置，你們除了自己作的東西之外，以為什麼都不是真

實合理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們都想悶死人家，壓迫人家！我不相信你們

！我不信任「你」，也不信任「他」！

崔 簡直胡鬧！

樸 滾到你那個寶貝劇院裏去，去演你的無價值的蠢戲！

崔 這種戲，我可沒演過。你跟我走開：你連一段可憐的笑劇都寫不成，你不過是

個基輔的小店員！寄生蟲！

樸 你這個守財奴！

崔 你破叫化子！（樸烈坐下來，低聲啜泣）可憐蟲！（激動地徘徊）別哭……你

不應該哭。（哭）不要……（吻他的額，臉，頸）我的小寶寶，原諒我，原諒

你的有罪的媽媽。寬恕我，你知道你媽是個可憐的人！

樸 （擁抱她）您要知道就好了！我失去了一切！她不愛我，現在我寫不出東西：

……我一切的希望都失去了。

別失望……什麼都會好起來的。他馬上就走，她還是要再愛你的！（拭掉他的

眼淚）想開些！我們現在和好了。

峯

風

躍

風

颯

風

颯

風

颯

風

颯

風

颯

我的生命，來，把它拿去。」（對崔）咱們再多呆一天，怎麼樣？（她搖搖頭）

（我們不走！）

親愛的，我明白是什麼在留住你。可是你得克服自己！你有些迷糊了，清醒一點吧！

（哭）

你也得清醒一點；聰明一點，理智點吧，我求你。看這一切事，要夠一個真正的朋友。（握她的手）你很能犧牲。你要夠朋友，請放了我吧！

（狂怒地）你就這樣給迷住哪！

我被她勾住了，也許這正是我所需要的。

一個庸俗不堪的女孩子的愛情？呵，你太看輕自己了。

有時候，人們說話的當兒，其實還在那兒做夢——我就是這樣，我在和你說話

可是，同時我也在睡覺，而且還夢見她……不平凡的甜蜜的夢抓住了我！放

了我吧！

（不願不願！）

（不願不願！）

崔

(顫慄地)不成不成！我是一個平凡的女人；你不能這個樣子對我說話。別磨

折我，歌靈，我嚇死了。

只要您願意，您可以不平凡的。愛情——年青的，可愛的，富於詩意的，可以

舉起一個人升到一個夢的世界裏面去的愛情——這是人生惟一可以得到幸福的

事！我從來不曉得還有這麼優的一種愛情……在年青的時候，我沒有時間；我

老在各處的編輯室跑來跑去，和貧窮奮鬥？然而現在這種愛情畢竟來了，它在

向我招手……幹嗎，我要這麼優，要避開它？

(盛怒地)你已經瘋了！

不錯，隨我去！

你們今天勾結好了，來苦我！(哭)

(抱着頭)她不懂。她不要懂！

真的我就這麼老這麼醜，你竟大大意意的當我面談別的女人？(擁抱其頭，吻

她的生命，來，她走了。)(擡望)即歸再呆一天，忽忽對？(眼淚滾

他）瘋，你瘋了！噢了！我的愛人，小怪物！……你是我生命中最後的一頁！
（跪下）我的歡笑，我的驕傲，我的幸福！（抱着他的兩膝）你拋棄我一個鐘頭，我也受不了，我會瘋的，我的不得了的小乖乖，我的主人……
人家會進來的。（扶她起來）

崔 讓他們看好了，我對你的愛情，我不害臊。（吻他的手）我的寶貝，你這個亡命的，你這樣會發狂的；可是，我不願意，我不要你那樣子……（笑）你是我的！我的！這塊額頭是我的，這雙眼睛是我的，這堆可愛的絲一樣的頭髮是我的……你整個的人都是我的！你這麼有天才，這麼聰明，是所有的現代作家中最好的一個；你真是俄羅斯的惟一的希望……你的氣質——惇樸，誠實，有生氣，健康……你大筆一揮，就把一個人或者一片風景的主要的性格刻畫下來，你的人物生動。一個人讀你的書，不會不高興的！你以為這是太誇張了？我在拍你馬屁？可是你仔細的看看我……瞧，我像個撒謊的嗎？你知道，只有我才

能知道你真正的價值。我是惟一的對你說真話的人，我的寶貝，了不起的寶貝

……你來嗎？是嗎？你不再拋棄我了嗎？

屈

我自己沒主意……我自己向來沒有主意……我軟弱，意志薄弱，老是隨人家說

兼

一個女人怎麼會關心這樣的男子呢？捉住我吧！把我帶走，不過別讓我離

開你一步……

崔

（自言自語）現在他是我的了！（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事似的，安靜地）不過，

當然，只要你高興，你也可以不走，我今天走，你歇一個星期再來。總之，你

何必匆匆忙忙呢？

鼠

不。咱們一塊兒走！

崔

隨你。願意的話，就一塊兒走。（稍停。屈歌靈在筆記上寫。）寫些什麼？

屈

今天早晨，聽着一個好名字——「少女的森林」。這可以用得着的。（呵欠）

那末我們要走囉？又是火車，車站，餐車，羊肉片，撈天……（夏以禮進）

（劇終）……

禮

謝禮，命門三謝！

三 幕

太太，馬已經到齊了。是時候了，可以上庫站去囉；火車是兩點零五分到，戲一
 點太，勞駕去問問劇入蘇大謝現在怎麼囉？他還話着沒有，聽得我好野天，會見
 謝我們常在去燒兒喝酒……在在被劫的郵船裏面，他表演得真是沒一個比得上

的。我還記得，跟他一起看伊麗莎格勒演出的悲劇演員易馬洛也是個了不起
 的人物。別忙，太太，遲五分鐘不要緊。有一次，他們在一個歌劇裏面演叛

徒的時候，他們突然發覺——易馬洛的台詞是「我們被逮住了，像些捕機裏的

耗子」，可是易馬洛說「耗機裏的捕子」。說成這個樣子！（笑）「耗機裏的

捕子」（讀）「捕機裏的」（讀）「眼哭了啣！」

夏 再長他正說的時候，鵬書兒忙著清理行李，女佣人把崔太太的帽子，上衣，

手套都拿來了；他們都幫崔太太穿衣服。男廚子在左邊門口張望了半天

，遲疑一下才進來。夏奶奶，蘇林，梅非騰都進。

夏 （提着一個籃子）這兒有些梅子，給你們在路上吃……很甜！很好！我想你們

廚 太太，謝謝！一路平安！你的恩典，我們都非常感激！

鴨 天保佑你！

禮 你到了那兒，賞封信給我們好了。（對屈）再見，屈先生！

崔 樸兒呢？告訴他，我走了。我們還要道別哩！好，別在後面罵我啊！我給了廚子一塊錢，是你們三個人的。……（與二人）……（與二人）……（與二人）……

（舞女俱由右出。舞台暫空。景後可以聽見人們送行時候的喧鬧聲。女佣人回

屈 （來從桌上提走籃子，出。……）……（與二人）……（與二人）……

屈 （回來）我的拐杖忘了。我想也許在外頭走廊上。（走，左門前遇見麗娜正進來）呀，是你！我們走了！

麗 我覺得我們還會再見面的。（激動地）歌靈，我已經作了最後的決定，這是一定的了，我要上舞台。明天我就離開這兒，我要離開我的爸爸；我要放棄一切，而去開始一個新的生活。你上哪兒我就上哪兒……到莫斯科去。我們在那兒

而去開故一甜酸的主音。於土淵泉奔流土淵泉……寤莫被抹去。奔門蓋淚泉
是吧！奔門土淵泉。即天奔流淵開蓋泉，奔門淵開奔門爸爸；奔門對樂一四
（環視附近）歌在更衝揚太飯爐好真！劉佳定！立刻就通知我！奔門羅大厚！

本我德急皇沖（停）去了！

麗 再轉來分鐘出好好忘了。奔門出信音我體去祖土。（去，奔門前蓋泉淵五蓋

屈 （低聲）你真多美呀！……出啊，馬上又可以見面，這多高興！（她倒在他懷中）

我將又要見着這對奔門的眼睛是這種說不出的溫柔的親熱的微笑。這淵蓋的
容貌與這種安琪兒般的純潔的表情……我的愛人！（長吻，幕落）

崑 對第一幕第四幕之淵相距兩奔門蓋更蓋眼則！我，眼奔對面淵奔門！奔門蓋了淵

淵 奔門下淵泉，賞佳音益奔門去了。（機蓋）再見，風去土！

即 天淵蓋心！

麗 太太，機蓋！一淵平安！奔門恩典，奔門將非常迴將！

第四幕

「寶寶」，「家」，「寶寶」——

瑪 梅和東蘇林寓所內的客廳之——非非現在已經改成樸烈的書房了。左右有門，通

瑪 下至內室。中間三扇玻璃窗門，通到走廊上。這裏面除了普通客廳的陳設之外

瑪 還有右角上還有一張寫字檯，左門附近，一張沙發，書架，窗台上和椅子上都

瑪 (暴雷)——

瑪 今晚非入曉。薄暮。一盞有罩的燈點着。聽得見外面樹葉沙沙，烟突裏晚風鳴

瑪 回鳴的聲音。更夫正輕聲地打着更。瑪莎和梅非騰進。

瑪 (叫) 樸烈！樸烈！樸烈！(四周看看) 沒有，這兒一個人都沒有。老頭兒時

時刻刻就在問：「樸兒在哪兒？樸兒在哪兒？」他沒有他就活不下去。

瑪 梅害怕一個人孤另另的。(聽) 好壞的天氣！這樣已經兩天了。

瑪 (捻亮燈光) 湖上起了波浪，很大的浪。讓古語裡了。好容易才掛掛骨。

梅 花園裏真黑！我們應該叫他們把花園裏的舞台給拆了。破破爛爛像付骷髏骨，刮風的時候，布幕就在風裏面撲撲的打。昨天晚上我走過那兒，好像聽見有人在裏面哭。我問：「對兒甚麼哭？對兒甚麼哭？」——那兒竟連聲都不去。

瑪 怎麼呢？（半響）——對兒！（四圍看看）對兒！對兒！——人嚇人。去罷！回家去罷！瑪莎。五點鐘就該睡覺。去罷！睡罷！

瑪 今晚我在這兒歇。——這套單的銀櫃裏。——對兒！對兒！對兒！對兒！（哀求地）瑪莎，回家吧！我們的小寶寶餓了。

瑪 廢話！媽會喂他。（不語）——這門鎖着！——對兒！對兒！對兒！對兒！對兒！可憐的小傢伙；三夜沒有媽了。——對兒！對兒！對兒！對兒！對兒！對兒！討厭東西！從前你多多少少還談談普通的事情，可是現在你就曉得「家」，「寶寶」，「家」，「寶寶」——你一肚子儘是這個。

梅

走吧

瑪莎

第四幕

瑪

你走你的吧！

梅

你爸爸不把馬給我。替我送馬！

瑪

他會給的，你問他要，他會給的。

梅

好，我去要。那末你明天回來吧？

瑪

（嗅一撮鼻烟）好，就明天！你這個人好麻煩呀！（樸烈和夏奶奶進，樸烈拿

夏

着枕頭，被褥，夏奶奶拿着被單，枕頭套；他們把這些放在沙發上，然後樸烈

夏

走到書桌邊坐下）媽，這是做什麼的？

夏

蘇先生叫我們給他在樸烈房裏舖個床。

瑪

我來！（張開被單，舖床）了。（手對其妻）而且這裏還有點東西！我少爺

夏

（嘆息）老年人都跟小孩似的。（走到寫字台邊，以肘支頭，看了半天樸烈的

手稿，半響）

（對其妻）（手稿）（手稿）（手稿）

梅

好，我走了。再見，瑪莎。（吻其妻手）再見，瑪！（想吻他岳母的手）

夏 (不顧地) 要走就走吧! (與其妻手) 再見, 再見! (懸望她母親的手)

梅 撲烈, 再見。(撲烈不語, 伸手給他握, 梅出)

夏 (看看稿子) 誰都沒想到你會成功一個真正的作家! 撲烈! 可是現在又謝天謝地! 他們雜誌已經給稿費你了。(手撫其髮) 而且你還越來越漂亮啦! 好少爺! 撲烈, 待我的瑪莎稍爲好一點啦!

瑪 (一邊舖床) 媽, 別去打擾他!

夏 (對撲烈) 她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小東西。(略停) 撲烈, 你曉得, 一個女人並沒有多大的要求, 只要你給她點好臉色看就得了。這個我自己是知道的!

瑪 (撲烈從桌邊站起, 一聲不響地出去了)

瑪 你瞧, 你叫他生氣了。你幹嘛要去跟他找麻煩。

夏 瑪莎, 你曉得我心裏替你多難過!

瑪 謝謝你! 可是這又有什麼用呢?

夏 我心痛疼！什麼我都清楚，什麼我都明白。

瑪 什麼還都像氣。這種無希望的戀愛就小說裏面才有。胡鬧！一個人只應該把握住自己，別坐着等，等待解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愛情鑽進了心裏，除了把它拔出來，還有什麼事可做呢？嘿，他們答應把我的丈夫調到別的地方去。我一到了那兒，就要忘掉一切，我要把它從心裏連根拔起。（過去兩間房的地方，悲涼的華爾茲舞曲的聲音傳過來）

夏 是撲烈在彈鋼琴。他一定苦悶得很。

瑪 （默默地跳了幾步華爾茲舞）媽，最好是他不在我們眼前。只要他們把我的非騰調開，我就會在一個月之內立刻把它了結掉。這樣太無聊！（左門開，杜與梅推進蘇林）

梅 現在我家大小六個。麵粉兩戈比克一磅。蛋殼和樹皮，魚天魚夜，

杜 你得小心點，要收支相抵才好。

去，把它總括起來，結果忙得滿身臭汗；我想結婚二十年可是不成；我老想住在

城裏——可是現在我要在鄉下進棺材……以及，以及其他等等。諸君。（對付

杜 你想做個實職省參議員（註一），可是你也做過哪！……

蘇 （笑）這我倒沒有運動過，它自己送上門來的！

杜 你知道，六十二歲了，還要表示對生活不滿，是不大方的事。

蘇 你真是死硬派！你就不知道？我要活！

杜 這又何足道哉！這是大自然的鐵律，每一個生命都有終止。

蘇 你說起話來，倒像個滿足了的人。你滿足，所以你對生命很冷淡；什麼反正都

廿 一樣。不過你還是怕死呀！……

杜 怕死是獸性的畏懼，是人類所應該克服的。理性的怕死只有那些信仰永生的人

廿 才可能，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罪惡。可是你，第一你沒有信仰，第二你還擔心什

廿 麼罪惡呢？你僅僅不過在法院裏服務了廿五年！

蘇（不笑）二十八年！（樸烈進來，坐在蘇林腳邊的凳上。瑪莎目不轉睛地盯着他，看着）請靈更靈些。蘇靈一本上，前呈至莫漢林湖，至前橋市上，對來，蘇靈會書去。

杜 我們妨礙樸烈的工作啦！

樸 不，沒關係。（半響）

梅 大夫，請問你，外國的哪一個都市你最歡喜？

杜 熱內亞。熱內亞可以操德語。前蘇聯不但不放開對德語的書，靈靈書出書意志。

樸 爲什麼熱內亞？蘇干又派了。蘇干是相靈靈派了，蘇干是相靈靈派了。

杜 那兒街上的生活和別處兩樣。你晚上走出旅館，滿街都擠的是人。你無目的的

對 在人堆裏闖來闖去，你住在這個地方，你的魂靈要和他合而爲一，這時候你大

杜 概就可以相信了。一個世界靈魂是真可能的，就像麗娜在你劇本裏所演的一

樣。阿，說到這兒，我倒要問了，她現在在哪兒？她境遇怎麼樣？

樸 我希望她很好！

杜 聽說她過的生活很特別。到底怎麼回事？

樸 大夫，這話說來倒長哩！

杜 那末簡簡單單告訴我們幾句吧？（半響）

樸 她從家裏逃出來，和屈歌靈發生了關係。這你知道嗎？

杜 我曉得。

樸 她有了一個孩子，孩子又死了。後來屈歌靈嫌她了，就回到她老姊頭那兒去！

杜 這是一般人都可以料到的。的確他不但不放開他的老姊頭，還照着他那意志

薄弱的老脾氣，想把她們倆同時拖着走。就我所知的推斷起來，麗娜的私生活

是完全失敗了。

杜 那末舞台生活呢？

樸 我敢說還要壞些。她第一次上演是在莫斯科附近的鬧市上，後來，就到各省去

演了。那些時候，我沒有離開過她，隨她到什麼地方，我都跟着。她老是演主角

可是她演得很不成熟，毫無技巧可言；聲音太尖，表情過火。有時候，她表演哭，表演死，也還成功，不過這只是幾次而已。

杜 那她到底還有些天才？

樸 這就難說了。我想她有，一定有。我去看她，可是她不見我，旅館裏的僕人不讓我進去。我懂她的心境，也就不堅持要進去了。（頓）還有什麼呢？嗯，以

後，我回了家，她也給過我幾封信——都寫得很好，熱情，有趣。她沒訴過苦，不過我知道她非常不愉快，從她的每一行字句中間，都可以看得出她已經精疲力倦了。她的神經有點昏亂。她信上的簽名是「海鷗」兩個字。在普希庚的「八魚」裏面，磨坊老板說他自己是隻烏鴉，同樣的她在信裏面再三的說她自己也是隻海鷗。呃，現在她就在這兒？回去。普希庚的

杜 這兒？你說什麼？

樸 就在這城裏，歇在旅館裏。她已經來了有五天了。我去看過她，瑪莎也去的。

不過，她不願見任何人。梅非騰說，昨天下午，在離這兒一里半路的田上瞧見她的。

梅是的，我瞧見她的。她朝城裏那個方向走。我對她鞠躬，問她為什麼不來看我

們。她說她要來的。她不會來的。(略停)她的父親和後娘不認她。她們四處都派人把守着，不准

她走進院子附近。(和丈夫走到書桌邊)丈夫，在紙上做個哲學家真容易，卻是在現實生活裏面又是多難呀

她以前是個漂亮的女孩子。也嫁不望甚麼重去了。(動)要肯什麼呢？

什麼？我聽不見。我說她以前是個漂亮的女孩子。參議員蘇大人有一度曾經愛上她過。

老色鬼對(夏以禮的哭聲傳來)只是發大而已。

夏我想咱們的人都從車站回來好。百言：聲音太尖，琴韻聲火。百制刻，誠素前

樸 可不是嗎？我聽見媽的聲音。（崔太太進，還有屈歌靈和夏以禮）
 禮 （一邊跨入門內）我們都老了些，都飽經風霜了，不過您太太還是像以前那願年輕，打扮得又美，大方，神氣……

崔 你這個討厭鬼！又來瞎說了！員間中央豈開一翅輒桌，夏以禮還善識，謝我謝舅舅，您好？你身體還有點是不舒服嗎？真是倒霉！（瞥見瑪莎，快樂地）瑪莎！
 莎 可以，非勝那天練回莫祿拜。好不說不畫料，好五廿養安如一盒小舖，而且

瑪 你還認識我？你？（握手）

屈 結婚了？（對其子）

瑪 早已哪！（對其子）

屈 快樂不快樂？（對杜，梅鞠躬，然後猶豫地向着樸烈）房玲娜告訴我對說你屈

屈 經忘記過去，不生我的氣了。（樸烈伸手給他）

崔 （對其子）屈歌靈把那本刊載你的小說的雜誌帶來了。

樣（拿過雜誌，對屈）謝謝你，你真好。（他們坐下）。

屈 崇拜你的讀者向來致意慶賀……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人們都對你的作品發生興趣，我常常被人家問到你。他們問你什麼副樣子？對幾十年來，你漂亮不漂亮。每個人都少都猜想你年紀已經不小了。誰都不曉得你的真姓名，你用的是筆名發表文章，你真像「鐵假面」。（註二）一樣的神祕！

櫻 你可以多住些時候嗎？（註三）

屈 不可以，我想明天就回莫斯科。我不能不這樣，我正忙着完成一篇小說，而且我還答應人家替一個快出版的選集寫些東西。其實還不是些老生常談的話。

當 正談着，老太太和夏奶奶在房間中央擺開一張牌桌，夏以禮點着蠟燭，擺好椅子，從櫃中拿出一付樂脫牌，（轉臉……）

鹿 老太太不夠交情！刮這麼大的風，明天等風停了，我要到湖邊釣魚去。我得到去看看花園，還要瞧瞧你上演劇本的那個地方——還記得吧？我得到了一個故事

的主題，我必需去看看那兒的景色，可以回想清楚點。

瑪莎（對其父）爸爸，給我丈夫一匹馬，他要回去。

禮（模仿地）他要回去一匹馬！（板下臉來）你可以自己去看看，牲口才去過車

站。我不能叫它們再出去。（出）

瑪莎可是還有別的馬？（見其父不語，搖搖手）和你說也是白搭！

梅我可以走回去，瑪莎，真的！

夏（嘆息）這種天氣，走回去……（坐上牌桌）來吧！都來！

梅只有四里路……再見。（吻他妻子的手）媽，再見！（他的岳母勉強伸出手來

給他吻）我不願再打擾大家了，家裏小寶……（對全體鞠躬）再見。（用不

端正的步伐走出去）

禮他可以走得，他又不是一个大將軍。

夏（敲敲桌子）來吧！別拖時間了；馬上還得吃晚飯哩！（夏以禮，瑪莎，杜恩

崔 賈
在牌桌旁坐下）
（賈）限計開丁，混土張赤的朝頭！（賈）賈：賈：賈：林恩

（對屈）漫長的秋夜來到之後，我們就常在這兒打牌。瞧，這還是以前和老母親玩的那副牌——那時候，我們都還是小孩——一直打到吃晚飯，你看怎麼樣

？她和屈坐上桌子）這種牌沒多大意思，不過玩慣了的時候，也還不錯！（分給每人三張牌）：再見。（朝妻）再見！（朝妻）再見！（朝妻）再見！（朝妻）再見！

（翻開雜誌）他已經讀過他自己的小說，可是我的那篇選裁也沒裁開。（把雜誌放在寫字檯上，然後向左門走去，經過他媽的時候，吻她的頭）

樸 兒，你來吧？（見其父不語，滿手）味心滿出呈白書！
對不住，我不大……我現在想出去走走。（出）

崔 一塊錢下一次，大夫，替我下，你肯不肯？（可以）自己去看看，掛口木去戲車
杜 可以，可以，（大夫）一週，（大夫）要回去。

瑪 都下好了吧？我來……廿二。（可以）回懸帶裝。

崔 噫！

瑪 三！

杜 好的！

瑪 你押的三？八！八十一！十一！

禮 別忙！

崔 我在哈可夫的時候，他們開了那麼大一個歡迎會！我的天！我現在想起來頭暈

發昏哩！

瑪 三十四！（幕後傳來一陣憂鬱的華爾樂舞曲）

崔 那些學生大大的歡迎我……三籃子花……兩個花冠，還有這價——聽！（從胸

前解下一顆針，放在桌上）

禮 是的，真有意思……

瑪 五十。

杜 剛好五十？

崔 那天我穿的很別緻……別的我雖然不懂，就曉得穿。

夏 (聽音樂聲) 撲烈在彈鋼琴。他心裏煩悶，可憐的小伙子！

禮 報紙上罵他，罵得很兇。

瑪 七十七！

崔 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屈 他運氣不好！他還沒有找着自己的手法。好像總有些古怪，含糊，有時候差不多像個瘋子。一個活的人物都沒有！

瑪 十一！

崔 (找蘇林) 哥哥，你討厭不討厭？(頓)他睡着了。

杜 實職省參議員睡着了。

瑪 七！九十！

屈 如果我住在這麼一個地方，在一個湖的旁邊，你們猜我還寫不寫？我要克制這一個熱情，什麼事都不做，成天釣魚。

瑪 二十八！（嘆息）馬鈴薯去買濕東西！魚對大爺人今天靈。

屈 釣這麼兩條鮭魚……快活死啦！

杜 嗯，我信仰樸烈。他還可以，尙堪造就！他的想像力很豐富；作品生動，富於色彩，都還能深深的感動我。所可惜的就是眼前他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他能產生一種印象，可是就止於此矣；多的沒有，只有印象，是不會有多大成就的。易玲娜，你兒子做作家，你快活嗎？

瑪 請想，他的東西，我一篇還沒讀過。我繼續時間。

瑪 二十六。（樸烈靜靜地進來，坐在他的桌子邊）

禮 （對屈）屈先生，我們還跟你預備了一樣東西。

屈 什麼東西？



蘇林：「隨你吧！」（推醒蘇林）「哥哥，開飯了！」（挽起以禮的手臂）「我要告訴你聽，我在哈可夫人家歡迎我的情形。」（夏奶奶吹滅牌桌上的蠟燭；她和杜大夫推蘇林對面的病車；全體從左門出，樸烈一個人留在寫字檯邊）

樸烈：（開始寫；讀一遍他寫好了的）新形式我已經談得不少。現在我覺得我自己也漸漸的公式化了。（讀）「牆上的佈告告訴大眾……」「她的灰白色的面孔襯了此深黑的頭髮……」「告訴大眾」「襯上」……太平庸！（劃去）我應該從男主角被雨聲驚醒的那個地方開始，其餘的一齊刪掉。描寫月夜的那一段太長，太做作。屈歌靈他自己要出了一套，現在他估便宜不少。堤岸上，一個破瓶的頸子閃爍着水磨射下它黑色的影子——就這麼幾句，他就可以把月夜寫了出來。可是換了我，就要寫「戰慄着的光」，「雲眼的星星」，還有「遠遠鋼琴迴響着在這沉靜的芬芳的空氣裏，消逝下去」。這簡直是叫人頭痛。（略停）是一個人我漸漸的得到一個結論——並不是什麼新形式，舊形式的問題，事實上是

麗 我曉得易玲娜在這兒。把門鎖上！

樸

(鎖上右邊的門，走到左邊) 這一面沒有鎖。我來搬張椅子抵住它。(放一張圈椅頂住門) 別怕，人家不會進來了。

麗

(不轉睛地盯着他的臉) 讓我看著你。(看看房間) 這兒溫暖，這兒好。從前這是一間客廳。我變了很多嗎？

樸

是的。你人瘦了，眼睛也大了些。麗娜，這多怪——居然我還是見著你了！以前爲什麼不讓我見你？爲什麼這麼些時候，你都不來？我曉得你來這兒將近一

個星期了。每天我都上你旅館去好幾次，我就像一個叫化子，站在你的窗下。

麗

我怕你恨我。每天晚上我都夢見你，瞪著我，不認識我。你知道吧？我一來之後，就在這湖邊散步，每天我都來。有好幾次走近這屋，我不敢進來。我們坐

下來。(他們坐下) 讓我們坐在這兒談談。這兒好，這兒溫暖，舒服……你聽

見風聲沒有？屠格涅夫有一段書裏面說：「在這樣的一個晚上，人最幸福就是

對 對 對

「坐在家裏，佔有一個小小的溫暖的角落。」我是一隻海鷗。不，不是的。（擦擦前額）剛才我說什麼？對啦……屠格涅夫說：「上帝保佑一切無家可歸的流浪人。」……現在我真舒服。（哭泣）

「麗娜，你又在哭了……麗娜！」
「沒什麼！我覺得這樣好些……我有兩年沒哭過了。昨天晚上我走進花園，去瞧

瞧我們的舞台是不是還在那兒。還在。我就哭了……兩年來第一次的哭了，驅走了的心上的重壓，我的心立刻輕鬆起來。你瞧，我現在不哭。（抓住他的手）那末你現在是個作家……你是一個作家，我是一個女劇人。我們也都捲進漩渦裏去了。我會經過得很幸福，像小孩一樣的高興；早上我醒來快樂的唱着：「我愛過你，我夢想過出名，可是現在呢？明天一清早我就要走進葉勒茨」（註三）的下層社會裏去……和農人們在一塊兒，而且那些葉勒茨有教育的商人就要注意我，跟我找麻煩……生活真是一件苦事情！

樸 爲什麼到漢勒談去呢？……不，並不值得繼續工作，我常常哭個幾

麗 幾把幾把演一個冬季的合唱。現在我就該走了。見……（回屋對照鏡裏

樸 麗娜，我诅咒過你，起初我也恨過你；你的相片，你的信我都撕完了。可是每

非十分鐘都意識到我的靈魂，永遠緊附着你的靈魂上面。麗娜，要不愛你——這

個不曉我力量所能辦到的。我怕從失去你之後，開始發表了我的作品，我也就活

得耐煩了。我現在可憐透了……我的青春就那樣突然的給剝奪了，我

同鏡得好像已經活了九十歲。我拜訪你，我吻你所走過的地面，我一張開眼，我

就瞧見你臉上的每一部分，帶着這樣溫柔的微笑，它曾經照耀我，在我生命中

那最好的日子裏……

麗 非（狂亂地）爲什麼他這麼說？爲什麼他要這麼說？（一聲蒼涼的）——你是一潭水

樸 我孤獨的活在世上，沒有什麼愛情來溫暖我；我冷得直哆嗦，我好像呆在一

再冰窖裏。我所寫的，都枯燥，生硬，悽涼。麗娜，就在這兒，我求你不要走！

再不然，我同你去！（麗娜急忙地戴上帽子，披上披肩）麗娜，爲什麼這樣！

麗娜，發發慈悲吧！（他注視着她穿着衣飾，半嚮）

我的馬在大門口等着我。別送我，我一個人會走！（一邊流着淚）給我一點水

喝，請快點日子裏……

樸（把水給她）你上哪兒去？帶着這對盛菜的盤子，守會蘇聯軍隊，要拜主命申

麗 回城裏去。子願，易玲娜在嗎？我這兒，費爾希爾去蘇聯的後面，第一週開始，蘇

樸 在這種情況，禮拜四那天，舅舅又發病了；是我們打電報喊她來的。她已經走了，我

麗 爲什麼你要說吻過我所走過的地面，你該把我殺死！（伏在桌上）我累極了，總

對 我得休息休息才好；我得休息一下才好！（抬起頭來）我是一隻海鷗……不

對 不是的。我是一個女戲子。呀，好！（聽見崔太太和屈歌靈的笑聲，她傾聽

麗，然後跑到左門，在鑰匙孔裏張望）哎呀，他也在這兒！……（回到樸烈這裏

對）啊，聽……不是這麼回事！……不，他信仰戲劇工作，他常常笑我的夢，

於是我也一天一天的開始不信仰它，洩氣了……後來，我受愛情和嫉妒的侵蝕，還要惦念着小寶寶……我越來越渺小，不足道了，我演的很笨拙……手不知道怎樣動，我不曉得應該怎麼站在舞台上；我控制不住我的聲調。你不知道對——一個人發覺他自己演得已經不行了的時候，心裏是多麼的難過。我是一隻海鷗，不是的……記得嗎？你打死過一隻海鷗。「偶然的來了一個人，瞧見了它，爲了逍逍遣的緣故，毀滅了它……一個短篇小說的主題。」不，不，不，不是這樣的……（擦擦額額）我剛才說些什麼？……呵，說到演劇，我現在不那樣了……現在我是一個真正的女演員！我演得很高興，很熱烈，我在台上就跟打拳嗎啡針似的，我覺得我了不起。我來這兒之後，我不停腳的徘徊，想想對：感覺着我的靈魂一天比一天更堅強起來……猛烈，現在我到底明白了，我知道道在我們的工作裏面——無論是演劇，或者是寫作——要緊的並不是出名，不是虛榮，也不是我以前所夢想的，而是要懂得如何忍耐。一個人應該忍受一切天

苦難，還得有信心。我的信心使我少吃很多的苦頭，而這我只要一想到我的天職，我不怕生活——

樸：（傷心地）你找着了你的路，你知道了你該走那一條路，可是我呢？我還在象

什麼和夢幻中流連？打滾。這有什麼用？我沒有信心，我也不知道我的天職是什

麼。……

麗景（聽）：噓！噓！我走了。再見！等我戒功了一個偉大的女演員之後，來看我

演戲吧！你答應嗎？不過現在……（緊握其手）太晚了。我快站不住了……不！我

又絮又絮……

樸！別走！我給你點晚飯吃……

麗景：不要。不用送我；我認得路。我的馬就在這附近……她不是把他也帶在這

兒一塊兒嗎？

樸：好，對呀。你見了屈歌靈，別對他說什麼？我愛他，對了，我比以前更愛他……一個短篇小說的主題……我愛他，我熱戀着他，我愛他，

愛到絕望！樸烈，以前太好了，你還記得麼？以前的生活多乾淨，溫暖，多愉快，多純潔喲！我們感覺些什麼——像最美麗的，最香的花兒一樣的感覺……

你還記得嗎？（吟誦）「人們，獅子，鷹，鷓鴣，鵝，蜘蛛，有角的鹿，水底沉默的魚，海燕，和那些肉眼看不見的生物——一切活着的，一切活着的，一切活着的東西，過完了他們悲慘的一生，都毀滅了……千百年來，地裏沒有生物產生，這淒涼的月兒徒然地照着。草原上，驚鷺不再啼了一聲醒過來；菩提林裏，也沒有五月甲蟲的叫聲……」（她衝動地擁抱樸烈，隨即跑出玻璃門外去。）

樸

（半嚮）我希望花園裏沒有人撞見她，要告訴媽知道，媽一定會不高興的……

（他用兩分鐘的時間撕完他所有的手稿，扔在桌子下；然後打開右門，走了出去）

杜

（在左，想開門）奇怪，門好像鎖了……（進來把圈椅放回原位）哼……

你面前……」

崔（坐在桌邊）呵，我嚇死了。我還有些……（雙手蓋着臉）真叫我頭暈……

杜（翻翻雜誌，對屈）兩月前，這兒有篇文章，一封從美國來的通訊——不過我還有別的事，要請教你……（抱着屈的腰，拖到腳燈前）……我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用較低聲音，壓住嗓子）無論如何，你得把易玲娜帶走，離開這兒！實在的事情——撲烈用鎗自殺了。

註一：蘇林曾做過高級檢察官，官銜為「實職省參議員」。

註二：鐵假面，法王路易十四時之一囚人，永遠戴一鐵製面網，囚於聖馬甘里地下牢。凡十七年，後遷至巴士底獄，五年後病故。獄吏以王公禮待之，故一時以此為題材之作品頗多，一時對此秘密人物之姓名，推測各異。

註三：葉勃茨，中央俄羅斯的一個古城，現在漸漸興旺，商業也發達了，郊外有住宅

區。

註四：乙醚，用作麻醉劑。

註三：美佛美，中央特種偵探一區古裝。匪亦滿商異理，商業亦凋盡了。秋長官消字

讀林志君開卷，一輯德此源海人時文到許，辭問谷異。

民十子平，（註）王公顯官志，站一

註二：鄭錫前，為王領事國制之一囚人，水服黨一變變商際，因免

註一：滿林合編高路對案題，官商以「實總督參謀員」。

與！實參帥事節——對照眼自瞭了。

官與題……（車總總總發，那君那干）無能成回

張官隊節事，更極意心……（那君那干）

（那君那干）

（坐其其其）

消面龍……

CC